四庫全書

史部

歷代名臣奏議卷二十六

明 楊士奇等 撰

治道

南齊高帝建元元年崔祖思轉長兼給事黃門侍郎上初即位祖思啓陳政事曰禮誥者人倫之襟冕帝王之樞柄自古開物成務必以教學為先世不習學民忘志義悖競因斯而起禍亂是焉而作故篤俗昌治莫先道

教不得以夷險革慮儉泰移業今無員之官空受禄力三載無考績之效九年闕登黜之序國儲以之虛匱民力為之彫散能否無章涇渭淆流宜太廟之南弘修文序司農以北廣開武校臺州國限外之職問其所樂依方課習各盡其能月供僮幹如先充給若有廢惰遣還故郡殊經奇藝待以不次士修其業必有異等民識其利能無勉勵又曰漢文集上書囊以為殿帷身衣弋綈以韋帶劒慎夫人衣不曳地惜中民十家之産不為露

臺劉備取帳鉤銅鑄錢以充國用魏武遣女皁帳婢十人東阿婦以繡衣賜死王景興以淅米見誚宋武節儉過人張妃房唯碧綃蚊幬三齊苮席五盞盤桃花米飯殷仲文勸令畜伎答云我不解聲仲文曰但畜自解又答畏解故不畜歷觀帝王未嘗不以約習律令試簡有徵擢為廷尉僚屬苟官世其家而不美其績鮮矣廢其職而欲善其事未之有也若劉累傳守其業庖人不乏龍肝之饌斷可知矣又曰樂者動天地感鬼神正情性

立人倫其義大矣按前漢編戶千萬太樂伶官方八百二十九人孔光等奏罷不合經法者四百四十一人正樂定員唯置三百八十八人今戶口不能百萬而太樂雅鄭元嶶時校試千有餘人後堂雜伎不在其數糜費力役傷敗風俗今欲撥邪歸道莫若罷雜伎王庭唯置鍾簴羽戚登歌而已如此則官充給養國反淳風矣又曰論儒者以德化為本談法者以刻削為體道教治世之粱肉刑憲亂世之藥石故以教化比雨露名法方風

霜是以有恥且格敬讓之樞紐令行禁止為國之關楗然則天下治者賞罰而已矣賞不事豐所病於不均罰不在重所困於不當如令甲勲少乙功多賞甲而捨乙天下必有不勸矣丙罪重丁眚輕罰丁而赦丙天下必不悛矣是賞罰空行無當乎勸阻將令見罰者寵習之臣受賞者仇讎之士戮一人而萬國懼賞匹夫而四海悅又曰籍稅以厚國國虛民貧廣田以實廪國富民贍堯資用天之儲實拯懷山之數湯憑分地之積以勝流

金之運近代魏置典農而中都足食晉開汝潁而汴河委儲今將掃闢咸華題鏤龍漠宜簡役敦農開田廣稼時罷山池之威禁深抑豪右之兼擅則兵民優贍可以出師又曰古者左史記言右史記事故君舉必書盡直筆而不汙上無妄動知如絲之成綸今者著作之官起居而已述事之徒褒諱為體世無董狐書法必隱時闕南史直筆未聞又廢諫官聽納靡依雖課勵朝僚徵訪芻輿莫若推舉質直職思其憂夫越任干事在言爲難

當官而行處辭或易物議既以無言望巳巳亦當以吞默懃人中丞雖謝咸玄未有全廢効簡廷尉誠非釋之寧容都無訊諜故知與其謬人寧不廢職目前之期効也漢徵貢禹為諫大夫夫言先策夏侯勝狂直拘繫出補諷職伐柯非遐行之即善又曰天地無心賦氣自均寧得誕秀往古而獨寂寥一代將在知與不知用與不用耳夫有賢而不知知賢而不用用賢而不委委賢而不信此四者古今之通患也今誠重郭隗而招劇辛任

鮑叔以求夷吾則天下之士不待召而自至矣

高帝踐阼以劉善明勲誠欲與善明祿召謂之曰淮南近畿國之形勝自非親賢不使居之卿為我卧治也代

高宗為征虜將軍淮南宣城二郡太守遣使拜授封新淦伯邑五百戶善明至郡上表陳事曰周以三聖相資再駕乃就漢值海内無主累敗方登魏挾主行令實踰二紀晉廢主持權遂歷四世景祚攸集如此之難者也

陛下凝暉自天照湛神極睿周萬品道洽無垠故能高

嘯閒軒鯨鯢自翦垂拱雲帟九服載晏靡一戰之勞無
半辰之棘苞池江海籠苑嵩岱神祇樂推普天歸奉二
三年間允膺寶命冑臨皇歷正位宸居開闢以來未有
若斯之盛者也夫常勝者無憂恒成者好怠故雖休勿
休姬旦作誥安不忘危尼父垂範今皇運草創萬化始
基秉宋季葉政多澆苛億兆倒懸仰齊蘇振臣早蒙殊
養志輸肝血徒有其誠曾闕埃露夙宵慙戰如墜淵谷
不識忌諱謹陳愚管瞽言芻議伏待斧鉞所陳事凡十

一條其一以為天地開創人神慶仰宜存問遠方宣廣慈澤其二以為京師浩大遠近所歸宜遣醫藥問其疾苦年九十以上及六疾不能自存隨宜量賜其三以宋氏赦令蒙原者寡愚謂下赦書宜令事實相副其四以為匈奴未滅劉昶猶存秋風揚塵容能送死境上諸城宜應嚴備特簡雄畧以待事機資實所須皆宜豫辦其五以為宜除宋氏大明太始以來諸苛政細制以從簡易其六以為凡諸土木之費且可權停其七以為帝子

王姬宜崇儉約其八以為宜詔百官及府州郡縣各貢
讜言以弘唐虞之美其九以為忠貞孝弟宜擢以殊階
清儉苦節應授以民政其十以為革命惟始天地大慶
宜時擢才辯北使匈奴其十一以為交州險敻要荒之
表宋末政苛遂致怨叛今大化創始宜懷以恩德未應
遠勞將士揺動邊氓且彼土所出唯有珠寶實非聖朝
所須之急討伐之事謂宜且停
後魏孝文帝時征東大將軍任城王拓跋澄朝京師引

見於皇信堂詔澄曰昔鄭子産鑄刑書而晉叔向非之此二人皆是賢士得失竟誰對曰鄭國寡弱攝於强隣民情去就非刑莫制故鑄刑書以示威雖乖古式合今權道隨時濟世子産爲得而叔向譏議示不忘古可與論道未可與權高祖曰任城當欲爲魏之子産也澄曰子産道合當時聲流竹素臣旣庸近何敢庶幾今陛下以四海爲家宜文德以懷天下但江外尚阻車書未一季世之民易以威服難以禮治愚謂子産之法猶應暫

用大同之後便以道化之高祖心方革變深善其對笑曰非任城無以識變化之體朕方刱改朝制當與任城共萬世之功耳

太和初韓顯宗除著作佐郎車駕南討兼中書侍郎既定遷都顯宗上書其一曰竊聞輿駕今夏若不巡三齊當幸中山竊以為非計也何者當今徭役宜早息洛京宜速成省費則徭役可簡并功則洛京易就往冬輿駕停鄴是閒隙之時猶編户供奉勞費為劇聖鑒矜愍優

旨殷勤爵洎高年賚周鰥寡雖賑普霑今猶恐來夏菜色況三農要時六軍雲會其所損業實為不少雖調斂輕省未足稱勞然大駕親臨誰敢寧息往來承奉紛紛道路田蠶暫廢則將來無資此國之深憂也且向炎暑而六軍暴露恐生癘疫此可憂之次也臣願輿駕早還北京以省諸州供帳之費并功專力以營洛邑則南州免雜徭之煩北都息分析之歎洛京可以時就遷者僉尒如歸其二曰自古聖帝必以儉約為美亂主必以奢

侈貽患仰惟先朝皆卑宮室而致力於經畧故能基宇
開廣業彌隆泰今洛陽基址魏明帝所營取譏前代伏
願陛下損之又損頃來北都富室競以第宅相尚今因
遷徙宜申禁約令貴賤有檢無得踰制端廣衢路通利
溝渠使寺署有別四民異居永垂百世不刋之範則天
下幸甚矣三曰竊聞輿駕還洛陽輕將數千騎臣甚為
陛下不取也夫千金之子猶坐不垂堂況萬乘之尊富
有四海乎警蹕於閫閫之内者豈以為儀容而已蓋以

戒不虞也清道而後行尚恐銜橛之或失況履涉山河而不加三思哉此愚臣之所以悚息伏願少垂省察其四曰伏惟陛下耳聽法音目翫墳典口對百辟心虞萬幾晷昃而食夜分而寢加以孝思之至隨時而深文章之業日成篇卷雖叡明所用未足為煩然非所以嗇神養性頤無疆之祚莊周言形有待而智無涯以有待之形役無涯之智殆矣此愚臣所不安伏願陛下垂拱司契委下責成唯冕旒垂纊而天下治矣高祖煩納之顯

宗又上言曰進賢求才百王之所先也前代取士必先正名故有賢良方正之稱今之州郡貢察徒有秀孝之名而無秀孝之實而朝廷但檢其門望不復彈坐如此可令别貢門望以敘士人何假冒秀孝之名也夫門望者是其父祖之遺烈亦何益於皇家益於時者賢才而已苟有其才雖屠釣奴虜之賤聖皇不恥以為臣苟非其才雖三后之胄自墜於皁隸矣是以大才受大官小才受小官各得其所以致雍熙議者或云今世等無奇

才不若取士於門望此亦失矣豈可以世無周名便廢宰相而不置哉但當校其有寸長銖重者即先器之則賢才無遺矣又曰夫帝皇所以居尊以御下者威也兆庶所以徙惡以從善者法也是以有國有家必以刑法為治生民之命於是而在有罪必罰罰必當辜則雖箠撻之刑而人莫敢犯也有制不行人得僥倖則雖參夷之誅不足以肅自太和以來多坐盜棄市而遠近肅清由此言之止姦在於防檢不在嚴刑也今州郡牧守邀

當時之名行一切之法臺閣百官亦咸以深酷為無私以仁恕為容盜迭相敦厲遂成風俗陛下居九重之內視人如赤子百司分萬務之要遇下如仇讎是則堯舜止一人而桀紂以千百和氣不至蓋由於此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實宜敕示百寮以惠元元之命又曰昔周王為犬戎所逐東遷河洛鎬京猶稱宗周以存本也光武雖曰中興實自創革西京尚置京尹亦不廢舊今陛下光隆先業遷宅中土稽古復禮於斯為盛豈若

周漢出於不得已哉按春秋之義有宗廟曰都無則謂之邑此不刊之典也況北代宗廟在焉山陵託焉王業所基聖躬所載其為神鄉福地實亦遠矣今使同之郡國臣竊不安愚謂代京宜建畿置尹一如故事崇本重舊以光萬葉又曰伏見洛京之制居民以官位相從不依族類然官位非常有朝榮而夕悴則衣冠淪於厮豎之邑臧獲騰於膏腴之里物之顛倒或至於斯古之聖王必令四民異居者欲其業定而志專業定則不偽志

專則不淫故耳目所習不督而就父兄之教不肅而成仰惟太祖道武皇帝創基撥亂日不暇給然猶分别士庶不令雜居伎作屠沽各有攸處但不設科禁買賣任情販貴易賤錯居混雜假令一處彈箏吹笛緩舞長歌一處嚴師苦訓誦詩講禮宣令童齓任意所從其走赴舞堂者萬數往就學館者無一此則伎作不可雜居士人不宜異處之明驗也故孔父云里仁之美孟母弘三徙之訓賢聖明誨若此之重今令伎作家習士人風禮

百年難成令士人兒童効伎作容態則一朝可得是以士人同處則禮教易興伎作雜居則風俗難改朝廷每選舉人士則校其一婚一宦以為升降何其密也至於開伎作宦途得與膏粱華望接閣連甍何其畧也此愚臣之所惑今稽古建極光宅中區凡所徙居皆是公地分别伎作在於一言有何為疑而闕盛美又曰自南偽相承竊有淮北欲擅中華之稱且以招誘邊民故僑置中州郡縣自皇風南被仍而不改凡有重名其數甚衆

疑惑書記錯亂區宇非所以疆域物土必也正名之謂也愚以為可依地里舊名一皆釐革小者並合大者分置及中州郡縣昔以户少併省今人口既多亦可復舊君人者以天下為家不得有所私也故倉庫儲貯以俟水旱之災供軍國之用至於有功德者然後加賜爰及末代乃寵之所隆賜賚無限自比以來亦為太過在朝諸貴受禄不輕土木被錦綺童妾厭粱肉而復厚賚屢加動以千計若分賜鰥寡贍濟實多如不悛革豈周急

不繼富之謂也愚謂士有可賞則明旨襃揚稱事加賞以勸為善不可以親近之昵猥損天府之儲又曰諸宿衛内直者宜令武官習弓矢文官諷書傳而今給其蒱博之具以成褻狎之容長矜爭之心恣喧嚻之慢徒損朝儀無益事實如此之類一宜禁止

祕書丞李彪表曰臣聞昔之哲王莫不亹亹孜孜思讜言以康黎庶是以訪童問師不避淵澤詢謀諮善不棄芻蕘用能光茂實於竹素播徽聲於金石臣屬生有道

遇無諱之朝敢修往式竊揆時宜謹冒死上封事七條

狂瞽之言伏待刑戮其一曰自太和建號踰於一紀典刑德政可得而言也立圓丘以昭孝則百神不乏享矣舉賢才以酬諮則多士盈朝矣開至誠以軌物則朝無佞人矣敦六順以教人則四門無凶人矣制冠服以明秩則典式復彰矣作雅樂以協人倫則人神交慶矣深慎罰以明刑則庶獄得衷矣薄服味以示約則儉德光昭矣單宮女以配鰥則人無怨曠矣傾府藏以賑錫則

大賚周渥矣省賦役以育人則編户巷歌矣宣德澤以懐遠邇則華荒抃舞矣垂至德以暢幽顯則禎瑞效質矣生生得所事事惟新巍巍乎猶造物之曲成也然臣愚以為行儉之道猶自闕何者今四人豪富之家習華既深敦樸情淺夫識儉素之易長而行奢靡之難久壯制第宅美飾車馬僕妾衣綾綺土木被文繡僭度違衷者衆矣古先哲王之為制也自天子以至公卿下及抱關擊柝其宫室車服各有差品小不得踰大賤不得踰

貴夫然故上下序而人志定今時浮華相競情無常守大為消功之物巨制費力之事豈不謬哉消功者錦繡彫文是也費力者廣宅高宇壯制麗飾是也其妨農業害女工者焉可勝言哉漢文時賈誼上疏云今之王政可為長太息者六此即是其一也夫上之所好下必從之故越王好勇而士多輕死楚靈好瘠而國有餓人今二聖躬行儉素詔令殷勤而百姓之奢猶未革者豈楚越之人易變如彼大魏之士難化如此蓋朝制弗宣人

未見德使之然耳臣愚以為第宅車服自百官以至於庶人宜為等制使貴不逼賤卑不僭高不可以稱其侈意用違經典今或者以為習俗日久不可卒革臣謹言古人革之之漸昔子產為政一年百姓歌之曰我有田疇子產伍之我有衣冠子產貯之孰殺子產吾其與之及三年乃改歌曰我有田疇子產殖之我有子弟子產誨之子產若死誰其繼之然則鄭人之智豈前昏而後明哉且從政者須漸受化者難頓故也今若為制以差

品之始末之情魏士與鄭人同矣既同鄭人是為卒有
善歌豈可憚其初怨而不為終善哉夫尚儉者開福之
源好奢者起貧之兆然則儉約易以教行華靡難以財
滿是以聖人留意焉賢人希準焉故夏禹卑宮室而惡
衣服殷湯寢黄屋而乘輅輿此示儉於後王所宜覩其
意而取折衷也孔子為魯司冦乘柴車而駕駑馬晏嬰
為齊正卿冠濯冠而衣故裘此示儉於後臣後臣所宜
識其情而消息之也前志云作法於涼其弊猶貪此言

雖畧有違治道臣之瞽言儻或可採比及三年可以有成有成則人務本人務本則奢費除奢費除則穀帛豐穀帛豐則人逸樂人逸樂則皇基固矣其二曰易稱主器者莫若長子傳曰太子奉冡嫡之粢盛然則祭無主則宗廟無所饗冡嫡廢則神器無所傳聖賢知其如此故垂誥以為長世之法昔姬王得斯道也故恢崇儒術以訓世嫡世嫡於是習成懿德用大協於黎蒸是以世統生人載祀八百逮嬴氏之君於秦也殆棄德政坑焚

儒典弗以義方教厥冢子於是習成凶德肆虐以臨黔黎是以饗年不永二世而亡亡之與興其道在於師傅師傅之損益可得而言昔者周公傅成王教以孝仁禮義逐去邪人不使見惡行又選天下之端士孝悌博聞有道術者以為衛翼衛翼良成王正周道之所以長久也宦者趙高傅胡亥教以刑戮斬劓及夷人族逐去正人不得見善士諂佞讒賊者為其左右左右邪胡亥僻秦祚之所以短促也夫皇天輔德者也豈私周而疎秦

哉由所行之道殊故禍福之途異耳昔光武議為太子置傅以問其羣臣羣臣望意皆言太子舅執金吾新陽侯陰就可博士張佚正色曰今立太子為陰氏乎為天下乎即為陰氏則陰侯可為天下則固宜用天下之賢才光武稱善曰置傅以輔太子也今博士不難正朕況太子乎即拜佚為太子太傅漢明卒為賢主然則佚之傅漢明非廼生之漸也尚或有稱而況廼生訓之以正道其為益也固以大矣故禮曰太子生因舉以禮使士

貭之有司齋肅端冕見於南郊明冢嫡之重見乎天也過闕則下過廟則趨明孝敬之道也然古之太子自為赤子而教固已行矣此則遠世之鏡也高宗文成皇帝慨少時師不勤教嘗謂羣臣曰朕始學之日年尚幼冲情未能專既臨萬機不遑温習今而思之豈唯予咎抑亦師傅之不勤尚書李訢免冠而謝此則近日之可鑒也伏惟太皇太后翼賛高宗訓成顯祖使巍巍之功邈乎前王陛下幼蒙鞠誨聖敬之躋及儲宮誕育復親撫

誥日省月課實勞神慮今誠宜準古立師傅以訓導太子訓導正則太子正太子正則皇家慶皇家慶則人幸甚矣其三曰臣聞國本黎元人資粒食是以昔之哲王莫不勤勸稼穡盈畜倉廩故堯湯水旱人無菜色者蓋由備之有漸積之有素曁於漢家以人食少乃設常平以給之魏氏以兵糧乏制屯田以供之用能不匱當時軍國取濟又記云國無三年之儲謂國非其國光武以一畆不實罪及牧守聖人之憂世重穀殷勤如彼明君

之恤人勸農相切如此頃年山東饑去歲京師儉內外人庶出入就豐既廢營產疲而乃達又於國體實有虛損若先多積穀安而給之豈有驅督老弱餬口千里之外以今況古誠可懼也臣以為宜析州郡常調九分之二京師度支歲用之餘各立官司年豐糴積於倉時儉則加私之二糶之於人如此民必力田以買官絹又務儲財以取官粟年登則常積歲凶則直給又別立農官取州郡戶十分之一以為屯人相水陸之宜料頃畝之

數以贓贖雜物餘財市牛科給令其肆力一夫之田歲責六十斛蠲其正課并征戍雜役行此二事數年之中則穀積而人足雖災不為害臣又聞前代明主皆務懐遠人禮賢引滯故漢髙過趙求樂毅之冑晉武廓定旌吳蜀之彦臣謂宜於河表七州人中擢其門才引令赴闕依中州官比隨能序之一可以廣聖朝均新舊之義二可以懐江漢歸有道之情其四曰昔帝舜命咎繇惟刑之恤周公誥成王勿誤于庶獄斯皆君臣相誡重刑

之至也今二聖哀矜罪辜小大二情讞決之日多從降恕時不得已必垂惻愍雖前王之勤聽肆赦亦如斯而已至若行刑犯時愚臣竊所未安漢制舊斷獄報重常盡季冬至孝章帝時改盡十月以育三微後歲旱論者以十月斷獄陰氣微陽氣泄以故致旱事下公卿尚書陳寵議冬至陽氣始萌故十一月有射干芸荔之應周以為春十二月陽氣上通雉雊雞乳殷以為春十三月陽氣已至蟄蟲皆震夏以為春三微成著以通三統三

統之月身欲寧事欲靜以起隆怒不可謂寧以行大刑不可謂靜章帝善其言卒以十月斷令京都及四方斷獄報重常竟季冬不推三正以育三微寛宥之情每過於昔遵時之憲猶或闕然豈所謂助陽發生垂奉微之仁也誠宜遠稽周典近採漢制天下斷獄起自初秋盡於孟冬不於三統之春行斬絞之刑如此則道協幽顯仁垂後昆矣其五曰古者大臣有坐不廉而廢者不謂之不廉乃曰簠簋不飭此君之所以禮貴臣不明言其

過也臣有大譴則白冠氂纓盤水加劍造請室而就死
此臣之所以知罪而不敢逃刑也聖朝賓遇大臣禮同
古典自太和以降有罪當陷大辟者多得歸第自盡遣
之日深重隱愍言發悽淚百官莫不見四海莫不聞誠
足以感將死之心慰戚屬之情然恩發至衷未著永制
此愚臣所以敢陳末見昔漢文時有告丞相周勃謀反
逮繫長安獄頓辱之與皁隸同賈誼乃上書極陳君臣
之義不宜如是夫貴臣者天子為其改容而體貌之吏

人為其俯伏而敬貴之其有罪過廢之可也賜之死可也若束縛之輸之司寇榜笞之小吏詈罵之殆非所以令衆庶見也及將刑也臣則北面再拜跪而自裁天子曰子大夫自有過耳吾遇子有禮矣上不使人抑而刑之也孝文深納其言是後大臣有罪皆自殺不受刑至孝武時稍復入獄良由孝文行之當時不為永制故耳伏惟聖德慈惠豈與漢文比隆哉今天下有道庶人不議之時臣安可陳瞽言於朝但恐萬世之後繼體之主

有若漢武之事焉夫道貴長久所以樹之風聲也法尚不虧所以貽厥孫謀也焉得行恩當時而不著長世之制乎其六曰孝經稱父子之道天性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二經之旨蓋明一體而同氣可共而不可離者也及其有罪不相及者乃君上之厚恩也至若有懼懼應相連者固自然之恒理也無情之人父兄繫獄子弟無慘惕之容子弟逃刑父兄無愧恧之色宴安榮位遊從自若車馬仍華衣冠猶飾寧是同體共氣分憂均戚

之理也昔秦伯以楚人圍江素服而示懼宋仲子以失舉桓譚免冠而謝罪然則子弟之於父兄父兄之於子弟惟其情至豈與結盟相知者同年語其淺深哉二聖清簡風俗孝慈是先臣愚以為父兄有犯宜令子弟素服肉袒詣闕請罪子弟有坐宜令父兄露板引咎乞解所司若職任必要不宜許者慰免留之如此足以敦厲凡薄使人知有所恥矣其七曰禮云臣有大喪君三年不呼其門此聖人緣情制禮以終孝子之情者也周季

陵夷喪禮稍亡是以要絰即戎素冠作刺逮於虐秦殆皆泯矣漢初軍旅屢興未能遵古至宣帝時民當從軍屯者遭大父母父母死未滿三月皆弗徭役其朝臣喪制未定有聞至後漢元初中大臣有重憂始得去官終服暨魏武孫劉之世日尋干戈前世禮制復廢而不行晉時鴻臚鄭默喪親固請終服武帝感其孝誠遂著令以為常聖魏之初撥亂反正未遑建終喪之制今四方無虞百姓安逸誠是孝慈道洽禮教興行之日也然愚

臣所懷切有未盡伏見朝臣丁父憂者假滿赴職衣錦乘軒從郊廟之祀鳴玉垂緌同節慶之醼傷人子之道虧天地之經愚謂如有遺大父母父母喪者皆聽終服若無其人有曠庶官者則優旨慰諭起令視事但綜司出納敷奏而已國之吉慶一令無預其軍戎之警墨縗從役雖愆於禮事所宜行也如臣之言少有可採願付有司別為條制髙祖覽而善之

四年尚書令王叡疾篤上疏曰臣聞忠於事君者節義

著於臨終孝於奉親者淳誠表於垂沒故孔明卒軍不
忘全蜀之計曾參疾甚情存善言之益雖則庸昧敢忘
景行臣荷天地覆載之恩蒙大造生成之德漸風訓於
華年服道教於弱冠濯纓清朝垂周三紀受先帝非分
之眷叨陛下殊常之寵遂乃齊跡功舊内侍幃幄爵列
諸王位班上等從容聞道與知國政誠思竭盡力命以
報所受不謂事與心違忽嬰重疾每屈輿駕親臨問之
榮洽生平惠流身後犬馬之誠銜佩罔極今所病遂篤

慮必不起延首闕庭鯁戀終日仰恃皇造宿眷之隆敢陳愚昧管窺之見臣聞為治之要其畧有五一者慎刑罰二者任賢能三者親忠信四者遠讒佞五者行黜陟夫刑罰明則姦宄息賢能用則功績著親忠信則視聽審遠讒佞則疑間絶黜陟行則貪饕改是以欽恤惟刑載在唐典知人則哲惟帝所難周書垂好德之文漢史列防姦之論考省幽明先王大典又八表既廣遠近事殊撫荒裔宜待之以寛信綏華甸宜恵之以明簡哀恤

孤獨賑施困窮録功舊赦小罪輕徭役薄賦斂修福業
禁滛祀顧聽政餘暇賜垂覽察
宣武帝初年廣訪得失治書陽固上讜言表曰臣聞為
治不在多方在於力行而已當今之務宜早正東儲立
師傅以保護立官司以防衛以係蒼生之心攬權衡親
宗室彊幹弱枝以立萬世之計舉賢良黜不肖使野無
遺才朝無素餐孜孜萬幾躬勤庶務使民無謗讟之響
省徭役薄賦斂修學官遵舊章貴農桑賤工賈絶談虚

窮微之論簡桑門無用之費以存元元之民以救飢寒之苦上合昊天之心下悦億兆之望然後備器械修甲兵習水戰滅吳會撰封禪之禮襲軒唐之軌同彼七十二君之徽號協定鼎嵩河之心副高祖殷勤之寄上與三皇比隆下與五帝齊美豈不茂哉臣位卑識昧言不及義屬聖明廣訪敢獻瞽言伏願陛下留神少垂究察

延昌中門下録事孫紹表曰臣聞建國有計雖危必安施化能和雖寡必盛治乖人理雖合必離作用失機雖

成必敗此乃古今同然百王之定法也伏惟大魏應天明命兆啓無窮畢世後仁祚隆七百今二號京門下無嚴防南北二中復闕固守長安鄴城股肱之寄穰城上黨腹背所憑四軍五校之軌領護分事之式徵兵儲粟之要舟居水陸之資山河要害之權緩急去來之用持平越救之方節用應時之法特宜修置以固堂堂之基持盈之體何得而忽居安之辰故應危懼矣且法開清濁而清濁不平申滯理望而卑寒亦免士庶同悲兵徒

懐怨中正賣望於下里主按舞筆於上臺真偽混淆知而不糾得者不欣失者倍怨使門齊身等而涇渭奄殊類應同役而苦樂懸異士人居職不以為榮兵士役苦心不忘亂故有競棄本業飄藏他土或詭名託養散在人間或亡命山藪漁獵為命或投伏強豪寄命衣食又應遷之戸逐樂諸州應留之徒避寒歸暖兼職人子弟隨逐浮遊南北東西卜居莫定關禁不修任意取適如此之徒不可勝數爪牙不復為用百工爭棄其業混一

之計事實闕如考課之方責辦無日流浪之徒決須精校令強敵窺時邊黎伺隙內民不平久戍懷怨戰國之勢竊謂危矣必造禍源者北邊鎮戍之人也若夫一統之年持平用之者大道之計也亂離之期縱橫作之者行權之勢也故道不可久須文質以換情權不可恒隨汚隆以收物文質應宜道形自安汚隆獲衷權勢亦濟然則王者計法之趣化物之規圓方務得其境人物不失其地又先帝時律令並議律尋施行令獨不出十餘

年矣臣以為令之為體即帝王之身也分處百揆之儀安置九服之節經緯三才之倫包羅六卿之職措置風化之門作用賞罰之要乃是有為之樞機世法之大本也然修令之人亦皆博古依古撰置大體覬比之前令精粗有在但主議之家太用古制若全依古高祖之法復須昇降誰敢措意有是非哉以是爭故久廢不理然律令相須不可偏用令律班令止於事甚滯若令不班是無典法臣下執事何依而行臣等修律非無勤止署

下之日臣乃無名是謂農夫盡力他食其秋功名之所
實懷於悒
孝明帝時徐兖和糴使孫紹表曰臣聞文質互用治道
以之緝熙洿隆得時人物以之通濟故能事愜三靈仁
洽九服伏惟陛下應靈踐阼冲明照物宰輔忠純伊霍
均美既致昇平之基應成無為之業而漠北叛命隴右
搆逆中州驚擾民庶竊議其故何哉皆由上法不通下
情怨塞故也臣雖愚短具鑒始末往在代都武質而治

安中京以來文華而政亂臣昔於太和極陳得失具論
四方華夷心態高祖垂納文應可尋延昌正光奏疏頻
上主者收録不蒙報問即日事勢乃至於此盡徵臣豫
陳之驗今東南有竊號之豎西北有逆命之寇豈得怨
天實尤人矣臣今不憂荒外正慮中畿急須改張以寧
其意若仍持疑變亂尋作肘腋一乖大事去矣然臣奉
國四世欣戚是同但職在冗散不關樞密寧濟之計欲
陳無所可經緯甚多無機可織夫天下者大器也一正

難傾一傾難正當今之危攝足之急臣備肉食痛心無已泣血上陳願垂採察若得言叅執事獻可替否寇逆獲除社稷稱慶雖死如生犬馬情畢

靈太后臨朝任城王拓跋澄表曰臣聞三季之弊由於煩刑火德之興在於三約是以老聃云法令滋彰盜賊多有又曰其政察察其民缺缺又曰天網恢恢疎而不漏是故欲求治本莫若省事清心昔漢文斷獄四百幾致刑措省事所致也蕭曹為相載其清靜畫一之歌清

心之本也今欲求之於本宜以省事為先使在位羣官
纂蕭曹之心以毗聖化如此則上下相安遠近相信百
司不怠事無愆失豈宜擾世教以深文烹小鮮以煩手
哉臣竊惟景明之初暨永平之末内外羣官三經考課
逮延昌之始方加黜陟五品以上引之朝堂親决聖目
六品以下例由勅判自世宗晏駕大宥三行所以蕩除
故意與物更始革世之事猶相窮覈以臣愚見謂為不
可又尚書職分樞機出納昔魏明帝卒至尚書門陳矯

亢辭帝慙而返夫以萬乘之重非所宜行猶屈一言慙
而回駕羣官百司而可相亂乎故陳平不知錢穀之數
邴吉不問僵道之死當時以為達治歷代用為美談但
宜各守其職思不出位潔已以勵時靖恭以致節又尋
御史之體風聞是司至於冒勲妄考皆有處别若一處
有風謡即應攝其一簿研檢虛實若差舛不同偽情自
露然後繩以典刑人孰不服豈有移一省之案取天下
之簿尋兩紀之事窮革世之尤如此求過誰堪其罪斯

實聖朝所宜重慎也
諫議大夫張普惠上疏論時政得失一曰審法度平斗尺租調務輕賦役務省二曰聽輿言察怨訟先王舊事有不便於政者請悉追改三曰進忠蹇退不肖任賢勿貳去邪勿疑四曰興滅國繼絶世勲親之胄所宜收叙書奏肅宗靈太后引普惠於宣光殿隨事難詰延對移時令曰寧有先王之詔翻改普惠僶俛不言令曰卿似欲致諫故以左右有人不肯苦言朕為卿屏左右卿其

盡陳之對曰聖人之養庶物愛之如傷況今二聖纂承
洪緒妻承夫子承父夫父之不可安然仍行豈先帝傳
委之本意仰惟先帝行事或有司之謬或權時所行在
後以為不可者皆追而正之聖上忘先帝之自新不問
理之屈伸一皆抑之豈蒼生黎庶所仰望於聖德太后
曰小小細務翻動更成煩擾普惠曰聖上之養庶物若
慈母之養赤子今赤子幾臨危墜將赴水火以煩勞而
不救豈赤子所望於慈母太后曰天下蒼生寧有如此

苦事晉惠曰天下之親懿莫重於太師彭城王然竟不免枉死微細之苦何可得無太后曰彭城之苦吾已封其三子何足復言晉惠曰聖后封彭城之三子天下莫不忻至德知慈母之在上臣所以重陳者凡如此之枉乞垂聖察太后曰卿云興滅國繼絶世竟復誰是晉惠曰昔淮南逆終漢文封其四子蓋骨肉之不可棄親親故也竊見故太尉咸陽王冀州刺史京兆王乃皇子皇孫一德之虧自貽悔戾沈淪幽壤緬焉弗收豈是興滅

繼絶之意乞收葬二王封其子孫愚臣之願太后曰卿言有理朕深戢之

莊帝時關西慰勞大使辛雄請事五條一言逋懸租調宜悉不徵二言簡罷非時徭役以紓民命三言課調之際使豐儉有殊令州郡量檢不得均一四言兵起歷年死亡者衆或父或子辛酸未歇見存耆老請假板職悦生者之意慰死者之魂五言喪亂既久禮儀罕習如有閨門和睦孝弟卓然者宜表其門閭仍啓曰臣聞愛民

之道有六一曰利之二曰成之三曰生之四曰與之五曰樂之六曰喜之使民不失其時則利之也教民不失其性則成之也省刑罰則生之也薄稅斂則與之也無多徭役則樂之也吏靜不苛則喜之也伏惟陛下道邁前主功超往代敷春風而鼓俗旌至德以調民生之養之正當茲日恍近來遠亦是今時臣既忝將命宣揚聖澤前件六事謂所宜行若不除煩救疾恤孤恤寡便是徒乘官馹虛號王臣往還有費於郵亭皇恩無逮於民

俗謹率愚管敢以陳聞乞垂覽許莊帝從之

西魏文帝大統十一年大行臺度支尚書蘇綽上疏六條其一先治心曰凡今之方伯守令皆受命天朝出臨下國論其尊貴並古之諸侯也是以前世帝王每稱共治天下者唯良宰守耳明知百僚卿尹雖各有所司然其治民之本莫若宰守之最重也凡治民之體先當治心心者一身之主百行之本心不清淨則思慮妄生思慮妄生則見理不明見理不明則是非謬亂是非謬亂

則一身不能自治安能治民也是以治民之要在清心而已夫所謂清心者非不貪財貨之謂也乃欲使心氣清和志意端靜心和志靜則邪僻之慮無因而作邪僻不作則凡所思念無不皆得至公之理率至公之理以臨其民則彼下民孰不從化是以稱治民之本先在治心其次又在治身凡人君之身者乃百姓之表一國之的也表不正不可求直影的不明不可責射中令君身不能自治而望治百姓是猶曲表而求直影也君行不

能自修而欲百姓修行者是猶無的而責射中也故為人君者必心如清水形如白玉躬行仁義躬行孝悌躬行忠信躬行禮讓躬行廉平躬行儉約然後繼之以無倦加之以明察行此八者以訓其民是以其人畏而愛之則而象之不待家教日見而自興行矣其二敦教化曰天地之性唯人為貴明其有中和之心仁恕之行異於木石不同禽獸故貴之耳然性無常守隨化而遷化於敦朴者則質直化於澆偽者則浮薄浮薄者則衰獘

之風質直者則淳和之俗衰獘則禍亂交興淳和則天下自治治亂與亡無不皆由所化也然世道彫喪已數百年大亂滋甚且二十歲民不見德唯兵革是聞上無教化唯刑罰是用而中興始爾大難未平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凡百草創率多權宜致使禮讓弗興風俗未改比年稍登稔徭賦差輕衣食不切則教化可修矣凡諸牧守令長宜洗心革意上承朝旨下宣教化矣夫化者貴能扇之以淳風浸之以太和被之以道德示之

以朴素使百姓亹亹中遷於善邪偽之心嗜欲之性潛以消化而不知其所以然此之謂化也然後教之以孝悌使民慈愛教之以仁順使民和睦教之以禮義使民敬讓慈愛則不遺其親和睦則無怨於人敬讓則不競於物三者既備則王道成矣此之謂教也先王之所以移風易俗還淳返素垂拱而治天下以至太平者莫不由此此之謂要道也其三盡地利曰人生天地之間以衣食為命食不足則飢衣不足則寒飢寒切身而欲使

民興行禮讓者此猶逆坂走丸勢不可得也是以古之聖王知其若此故先足其衣食然後教化隨之夫衣食所以足者在於地利盡地利所以盡者由於勸課有方主此教者在乎牧守令長而已民者冥也智不自周必待勸教然後盡其力諸州郡縣每至歲首必戒敕部民無問少長但能操持農器者皆令就田墾發以時勿失其所及布種既訖嘉苗須理麥秋在野蠶停於室若此之時皆宜少長悉力男女併工若援溺救火寇盜之將

至然後可使農夫不廢其業蠶婦得就其功若有游手怠惰早歸晩出好逸惡勞不勤事業者則正表牒名郡縣守令隨事加罰罪一勸百此則明宰之教也夫百畆之田必春耕之夏種之秋收之然後冬食之此三時者農之要也若失其一時則穀不可得而食故先王之戒曰一夫不耕天下必有受其飢者一婦不織天下必有受其寒者若此三時不務省事而令民廢農者是則絶民之命驅以受死然單劣之户及無牛之家勸令有無

相通使得兼濟三農之隙及陰雨之暇又當教民種桑植果藝其菜蔬修其園圃畜育雞豚以備生生之資以供養老之具夫為政不欲過碎碎則民煩勸課亦不容太簡簡則民怠善為政者必消息時宜而適煩簡之中故詩曰不剛不柔布政優優百禄是求如不能爾則必陷於刑辟矣其四擢賢良曰天生烝民不能自治故必立君以治之人君不能獨治故必置臣以佐之上至帝王下及郡國置臣得賢則治失賢則亂此乃自然之理

百王不能易也今刺史守令悉有僚吏皆佐治之人也刺史府官則命於天朝其州吏以下並牧守自置自昔以來州郡大吏但取門資多不擇賢良末曹小吏唯試刀筆並不問志行夫門資者乃先世之爵禄無妨子孫之愚瞽刀筆者乃身外之材藝不廢性行之澆僞若門資之中而得賢良是則策騏驥而取千里也若門資之中而得愚瞽是則土牛木馬形似而用非不可以涉道也若刀筆之中而得志行是則金相玉質内外俱美實

為人寳也若刀筆之中而得澆偽是則飾畫朽木恱目一時不可以充榱椽之用也今之選舉者當不限資蔭唯在得人苟得其人自可起厮養而為卿相伊尹傅說是也而況州郡之職乎苟非其人則丹朱商均雖帝王之胤不能守百里之封而況於公卿之冑乎由此而言觀人之道可見矣凡所求材藝為其可以治民若有材藝而以正直為本者必以其材而為治也若有材藝而以姦偽為本者將由其官而為亂也何治之可得乎是

故將求材藝必先擇志行其志行善者則舉之其志行不善者則去之而今擇人者多云邦國無賢莫知所舉此乃未之思也非適理之論所以然者古人有言明主聿興不降佐於昊天大人基命不擢才於居土常引一世之人治一世之務故殷周不待稷契之臣魏晉無假蕭曹之佐仲尼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豈有萬家之都而云無士但求之不勤擇之不審或用之不得其所任之不盡其材故云無耳古人云千人之秀曰

英萬人之英曰儁令之智效一官行聞一邦者豈非近英儁之士也但能勤而審察去虚取實各得州郡之最而用之則民無多少皆足治矣孰云無賢夫良玉未剖與瓦石相類名驥未馳與駑馬相雜及其剖而瑩之馳而試之玉石駑驥然後始分彼賢士之未用也混於凡品竟何以異要任之以事業責之以成務方與彼庸流較然不同昔吕望之屠釣百里奚之飯牛甯生之扣角管夷吾之三敗當此之時悠悠之徒豈謂其賢及升王

朝登霸國積數十年功成事立始識其奇士也於是後世稱之不容於口彼瓌偉之材不世之傑尚不能以未遇之時自異於凡品況降此者哉若必待太公而後用是千載無太公必待夷吾而後用是百世無夷吾所以然者士必從微而至著功必積小以至大豈有未用而已成不用而先達也若識此理則賢可求士可擇得賢而任之得士而使之則天下之治何向而不可成也然善官人者必先省其官官省則善人易充善人易充則

事無不理官煩則必雜不善之人雜不善之人則政必有得失故語曰官省則事省事省則民清官煩則事煩事煩則民濁清濁之由在於官之煩省案今吏員其數不少昔民殷事廣尚能克濟况今户口減耗依員而置猶以為少如聞在下州郡尚有兼假擾亂細民甚為無理諸如此輩悉宜罷黜無得習常非直州郡之官宜須善人爰至黨族閭里正長之職皆當審擇各得一鄉之選以相監統夫正長者治民之基基不傾者上必安凡

求賢之路自非一途然所以得之審者必由任而試之考而察之起於居家至於鄉黨訪其所以觀其所由則人道明矣賢與不肖別矣率此以求則庶無愆悔矣其五聽獄訟曰人受陰陽之氣以生有情有性性則為善情則為惡善惡既分而賞罰隨焉賞罰得中則惡止而善勸賞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而怨叛之心生是以先王重之特加戒慎夫戒慎者欲使治獄之官精心悉意推究事源先之以五聽參之以證驗妙覩情狀窮鑒

隱伏使姦無所容罪人必得然後隨事加刑輕重皆當赦過矜愚得情勿喜又能消息情理斟酌禮律無不曲盡人心遠明大教使獲罪者如歸此則善之上也然宰守非一不可人人皆有通識推理求情時或難盡唯當率至公之心去阿枉之志務求曲直念盡平當聽察之理必窮所見然後拷訊以法不苛不暴有疑則從輕未審不妄罰隨事斷理獄無停滯此亦其次若乃不仁恕而肆其殘暴同民木石專任捶楚巧詐者雖事彰而獲

免辭弱者乃無罪而被罰有如此者斯則下矣非共治所寄今之宰守當勤於中科而慕其上善如在下條則刑所不赦當深思遠大念存德教先王之制曰與殺無辜寧赦有罪與其害善寧其利淫明必不得中寧濫捨有罪不謬害善人也今之從政者則不然深文巧劾寧致善人於法不免有罪於刑所以然者非皆好殺人也但云為吏寧酷可免後患此則情存自便不念奉公守法如此皆姦人也夫人者天地之貴物一死不可復生

然楚毒之下以痛自誣不被中理遂陷刑戮者將恐往往而有是以自古以來設五聽三宥之法著明慎庶獄之典此皆愛民甚也凡伐木殺草田獵不順尚違時令而虧帝道況刑罰不中濫害善人寧不傷天心犯和氣也天心傷和氣損而欲陰陽調適四時順序萬物阜安蒼生悅樂者不可得也故語曰一夫吁嗟王道為之傾覆正謂此也凡百宰守可無慎乎若有深姦巨猾傷化敗俗悖亂人倫不忠不孝故為背道者殺一勵百以清

王化重刑可也識此二途則刑政盡矣其六均賦役曰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明先王必以財聚人以仁守位國而無財位不可守是故五三以來皆有征税之法雖輕重不同而濟用一也今逆寇未平軍用資廣雖未遑減省以卹民瘼然令平均使下無匱夫平均者不捨豪強而徵貧弱不縱姦巧而困愚拙此之謂均也故聖人曰蓋均無貧然財貨之生其功不易織紝紡績起於有漸非旬日之間所可造次必

須勸課使預營理絹鄉先事織絍麻土早修紡績先時而備至時而輸故王賦獲供下民無困如其不預勸戒臨時迫切復恐稽緩以為已過撻扑交至取辦目前富商大賈緣茲射利有者從之貴買無者舉之與息輸税之民於是弊矣租税之時雖有大式至於斟酌貧富差次先後皆事起於正長而繫之於守令若斟酌得所則政和而民悅若檢理無方則吏姦而民怨又差發徭役多不存意致令貧弱者或重徭而遠戍富強者或輕使

而近防守令用懐如此不存衈民之心皆王政之罪人也令百司習誦之其敇守令長非通六條及計帳者不得居官

後周明帝武成元年六月以霖雨詔百官上封事車騎將軍左光禄大夫樂遜陳時宜一十四條其五切於政要其一崇治方曰竊惟今之在官者多求清身克濟不至惠民愛物何者比來守令年期既促歳責有成葢謂猛濟為賢未甚優養此政既代後者復然夫政之於民

過急則刻薄傷緩則弛慢是以周失舒緩秦敗急酷民非赤子當以赤子遇之宜在舒疾得中不使勞擾頃承魏之衰政人習逋違先王朝憲備行民咸識法但可宣風正俗納民軌訓而已自非軍旅之中何用過為迫切至於興邦致治事由德教漸以成之非在倉卒竊謂姬周盛德治興文武政穆成康自斯厥後不能無事昔申侯將奔楚子誨之曰無適小國言以政狹法峻將不汝容敬仲入齊稱曰幸若獲宥及於寛政然關東諸州淪

陷日久人在塗炭當慕息肩若不布政優優聞諸境外將何以使彼勞民歸就樂土其二省造作曰頃者魏都洛陽一時殷盛貴勢之家各營第宅車服器玩皆尚奢靡世逐浮競人習澆薄終使禍亂交興天下喪敗比來朝貴器服稍華百工造作務盡奇巧臣誠恐物逐好移有損政俗如此等事頗宜禁省記言無作淫巧以蕩上心傳稱宮室崇侈民力彫弊漢景有云黃金珠玉饑不可食寒不可衣彫文刻鏤傷農事者也錦繡纂組害女紅

者也以二者為饑寒之本源矣然國家非為軍戎器用時事要須而造者皆徒費功力損國害民未如廣勸農桑以衣食為務使國儲豐積大功易舉其三明選舉曰選曹賞録勲賢補擬官爵必宜與衆共之有明揚之授使人得盡心如覩白日其材有升降其功有厚薄禄秩所加無容不審即如州郡選置猶集鄉閭況天下選曹不取物望若選置州郡自可内除此外付曹銓者既非機事何足可密人生處世以榮禄為重修身履行以纂

身為名然逢時既難失時為易其選置之日宜令衆心明白然後呈奏使功勤見知品物稱悅其四重戰伐曰䰱祚告終天睠有德而高洋稱僭先迷未改擁逼山東事切肘腋譬猶棊劫相持爭行先後若一行非當或成彼利誠應捨小營大先保封域不宜貪利在邊輕為興動捷則勞兵分守敗則所損已多國家雖強洋不受弱詩云德則不競何憚於病唯德可以庇民非恃強也夫力均勢敵則進德者勝君子道長則小人道消故昔之

善戰者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彼行暴戾我則寛仁彼為刻薄我必惠化德澤旁流人思有道然後覬覺而作可以集事其五禁奢侈曰按禮人有貴賤物有等差使用之有節品類之有度馬后為天下母而身服大練所以率下也季孫相三君矣家無衣帛之妾所以勵俗也比來富室之家為意稍廣無不資裝婢隷作車後容儀服飾華美眩曜街衢仍使行者較足路人傾蓋論其輸力公家未若介冑之士然其坐受爵賞有踰攻戰

之人縱令不惜功費豈不有虧清德必有儲蓄之餘孰與務恤軍士魯莊公有云衣食所安不敢愛也必以分人詩言豈曰無衣與子同袍皆所以取人力也又陳事上議之徒亦應不少當有上徹天聽者未聞是非陛下雖念存物議欲盡天下之情而天下之情猶為未盡何者取人受言貴在顯用若納而不顯是而不用則言之者或寡矣

宣帝昏暴滋甚京兆郡丞顏運乃輿櫬詣朝堂陳帝八

失一曰內史御正職在弼諧皆須參議共治天下大尊比來小大之事多獨斷之堯舜至聖尚資輔弼比大尊未為聖主而可專恣己心凡諸刑罰爵賞爰及軍國大事請參諸宰輔與衆共之二曰內作色荒古人重誡大尊初臨四海德惠未洽先搜天下美女用實後宮又詔儀同以上女不許輙嫁貴賤同怨聲溢朝野請姬媵非幸御者放還本族欲嫁之女勿更禁之三曰天子未明求衣日旰忘食猶恐萬機不理天下擁滯大尊比來一

入後宮數日不出所須聞奏多附内豎傳言失實是非可懼事由宦者亡國之徵請准高祖居外聽政四曰變故易常乃為政之大忌嚴刑酷罰非致治之弘規若罰無定刑則天下皆懼政無常法則民無適從豈有削嚴刑之詔未及半祀便即追改更嚴前制政令不定乃至於是今宿衛之官有一人夜不直者罪至削除因而逃亡者遂便籍沒此則大逆之罪與十杖同科雖為法愈嚴恐人情愈散一人心散尚或可止若天下皆散將如

之何秦網密而國亡漢章疎而祚永請遵輕典並依大律則億兆之民手足有所措矣五曰高祖斵雕為朴本欲傳之萬世大尊朝夕趨庭親承聖旨豈有崩未逾年而遽窮奢麗成父之志義豈然乎請興造之際務從甲儉雕文刻鏤一切勿營六曰都下之民徭賦稍重必是軍國之要不敢憚勞豈容朝夕徵求唯供魚龍爛漫士民從役祇為俳優角抵紛紛不已財力俱竭業業相顧無復聊生凡此無益之事請並停罷七曰近見有詔上

書字誤者即治其罪假有忠讜之人欲陳時事尺有所短文字非工不密失身義無假手脫有舛謬便陷嚴科嬰徑尺之鱗其事非易下不諱之詔猶懼未來更加刑戮能無鉗口大尊縱不能採誹謗之言無宜杜獻書之路請停此詔則天下幸甚八曰昔桑穀生朝殷王因之獲福今玄象垂誡此亦興周之祥大尊雖減膳撤懸未盡銷譴之理誠願諮諏善道修布德政解兆民之慍引萬方之罪則天變可除鼎業方固大尊若不革茲八事

臣見周廟不血食矣帝大怒將戮之內史元巖紿帝曰

運知書奏必死所以不顧身命者欲取後世之名陛下

若殺之乃成其名也帝然之因而獲免翌日帝頗感悟

召運謂之曰朕昨夜思卿所奏實忠臣先皇明聖卿數

有規諫朕既昏暗卿復能如此乃賜御食以罷之

隋髙祖時柳彧為治書侍御史見上勤於聽受百寮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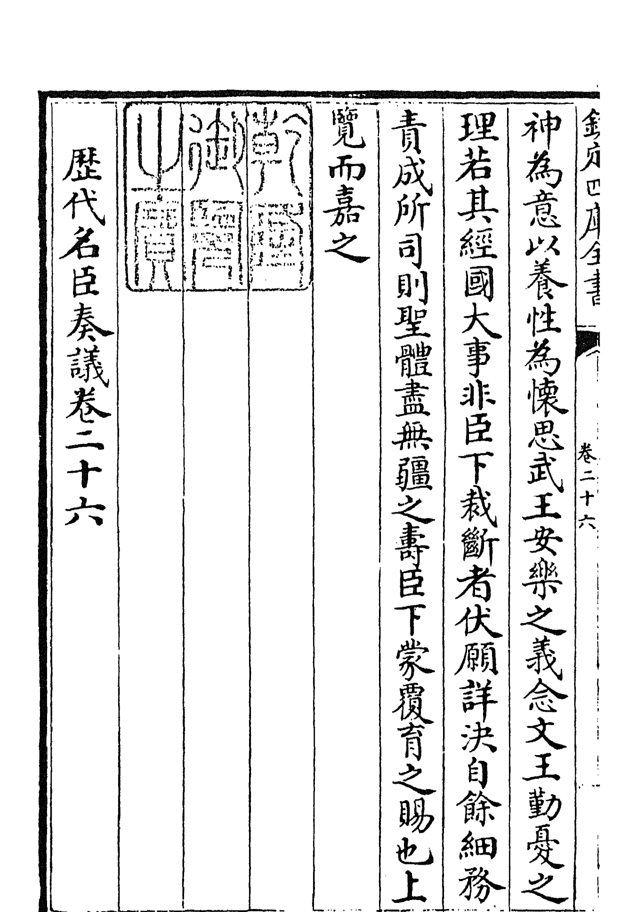
請多有煩碎彧上疏諫曰臣聞自古聖帝莫過唐虞象

地則天布政施化不為叢脞是謂欽明語曰天何言哉

四時行焉故知人君出令誠在繁數是以舜任五臣堯咨四岳設官分職各有司存垂拱無為天下以治所謂勞於求賢逸於任使又云天子穆穆諸侯皇皇此言君臣上下體裁有別比見四海一家萬機務廣事無大小咸關聖聽陛下留心治道無憚疲勞亦由羣官懼罪不能自決取判天旨聞奏過多乃至營造細小之事出給輕微之物一日之內酬答百司至乃日旰忘食夜分未寢動以文簿憂勞聖躬伏願思臣至言少減煩務以怡

神為意以養性為懐思武王安樂之義念文王勤憂之理若其經國大事非臣下裁斷者伏願詳決自餘細務責成所司則聖體盡無疆之壽臣下蒙覆育之賜也上

覽而嘉之



歷代名臣奏議卷二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歷代名臣奏議卷二十八

詳校官檢討臣朱依炅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侍讀臣王家賓

謄錄監生臣沈希曾

歴代名臣奏議卷二十七

明　楊士奇等　撰

治道

唐高祖時國制草具多仍隋舊太史令傅奕謂承亂世之後當有變更乃上言龍紀火官黄帝廢之咸池六英堯不相沿禹弗行舜政周弗襲湯禮易稱已日乃孚革而信也故曰革之時大矣哉有隋之季違天害民專峻

刑法殺戮賢俊天下兆庶同心叛之陛下撥亂反正而官名律令一用隋舊且懲沸羹者吹冷齏傷弓之鳥驚曲木況天下久苦隋暴安得不新其耳目哉改正朔易服色變律令革官名功極作樂治終制禮使民知盛德之隆此其時也然官貴簡約夏后官百不如虞氏五十周三百不如商之百又曰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周有亂政而作九刑衛鞅為秦制法增鑿顛抽脅鑊烹等六篇始皇為挾書律此失於煩不可不

監

太宗即位張玄素為録事參軍問以政對曰自古未有如隋亂者得非君自專法日亂乎且萬乘之尊身決庶務日斷十事五不中中者信善有如不中者何一日萬機積其失不亡何待若上賢右能使百司善職則高居深拱疇敢犯之隋末盜起爭天下者不十數餘皆保城邑以須有道聽命是欲背上怙亂者果鮮特人君不能安之而挺之亂也以陛下聖神跡所以危鑒所以亡日

慎一日雖堯舜何以加帝曰善

貞觀初太宗從容謂侍臣曰周武平紂之亂以有天下秦皇因周之衰遂吞六國其得天下不殊祚運長短若此之相懸也尚書右僕射蕭瑀進曰紂為無道天下苦之故八百諸侯不期而會周室雖微六國無罪秦氏專任智力蠶食諸侯平定雖同人情則異太宗曰不然周既克殷務弘仁義秦既得志專行詐力非但取之有異抑亦守之不同祚之修短意在兹乎上又謂蕭瑀曰朕

少好弓矢自謂能盡其妙近得良弓十數以示弓工乃曰非良材也朕問其故工曰木心不正則脉理多斜弓雖剛勁而遣箭不直非良弓也朕始悟焉朕以弧矢定四方用弓矢多矣而猶不得其理況朕有天下之日淺得為理之意固未及弓弓猶失之而況於理乎自是詔京官五品以上更宿中書内省每召見皆賜坐與語詢訪外事務知百姓利害政教得失焉

二年太宗問王珪曰近代君臣理國多劣於前古何也

對曰古之帝王為政皆志尚清淨以百姓心為心近代則惟損百姓以適其欲所以任用大臣復非經術之士漢家宰相無不精通一經朝廷若有疑事皆引經史決定由是人識禮教理致太平近代重武輕儒或叅以法律儒行既虧淳風大壊太宗深然其言自此百官中有學業優長兼識政體者多進其階品累加遷擢焉上又謂侍臣曰朕謂離亂之後風俗難移比覩百姓漸知廉恥官人奉法盜賊日稀故知人無常俗但政有治亂耳

是以為國之道必須撫之以仁義示之以威信因人之
心去其苛刻不作異端自然安靜公等宜共行斯事也
太宗謂房𤣥齡曰朕所居殿隋文帝造已經四十餘年
損壞處少唯承乾殿是煬帝造工多覔新奇斗拱至小
年月雖近破壞已多今為政更欲別作意見亦恐似此
屋耳徵對曰昔魏文侯時租賦歲倍有人致賀文侯曰
今戸口不加租賦歲倍此由課斂多譬如皮熟之令大
則薄令小則厚理人當亦如此由是魏國大化臣今量

之陛下為政百夷賓服天下已安但須守今日化道亦歸之於厚此即是已足也

太宗謂侍臣曰傳稱去食存信孔子曰人無信不立昔項羽既入咸陽已制天下向使能行漢高之仁信誰奪耶房𤣥齡對曰仁義禮智信謂之五常廢一不可能勤行之甚有裨益殷紂狎侮五常而武王伐之項氏以無仁信為漢祖所奪皆誠如聖旨

上謂房𤣥齡等曰朕比見隋代遺老咸稱高熲善為相

者遂覩其本傳可謂公平正直尤識治體隋室安危繫其存沒煬帝無道枉見誅夷何嘗不想見其人廢書歔歎又漢魏以來諸葛亮為丞相亦甚平直亮嘗表廢廖立李嚴於南中立聞亮卒泣曰吾其左袵矣嚴聞亮卒發病而死故陳壽稱亮之為政開誠心布公道盡忠益時者雖讎必賞犯法怠慢者雖親必罰卿等豈可不企慕及之朕今每慕前代帝王之善者卿等亦可慕宰相之賢者若如是則榮名高位可以長守玄齡對曰臣聞

理國要道實在公平正直故尚書云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又孔子稱舉直錯諸枉則民服今聖慮所尚誠足以極政教之源盡至公之要囊括區宇化成天下太宗曰此直朕之所懷豈有與卿等言之而不行也

四年房玄齡奏言今閲武庫甲仗勝隋日遠矣太宗曰飭兵備寇雖是要事然朕惟欲得卿等存心治道務盡忠貞使百姓安樂便是朕之甲仗隋煬帝豈無甲仗適

足以致滅亡正由仁義不修而羣下怨叛故也宜識此心常以德義相輔

時上謂公卿曰朕端拱無為四夷咸服豈朕一人之所致實賴諸公之力耳當思善始令終永固鴻業子子孫孫遞相輔翼使豐功厚利令數百年後讀我國史鴻勲茂業粲然可觀豈唯稱隆周盛漢及建武永平故事而已哉房玄齡進曰陛下撝挹之志推功羣下致理昇平本關聖德臣下何力之有唯願陛下有始有卒則天下

永賴太宗又曰朕觀古先撥亂之主皆年餘四十唯光武年三十三但朕年十八便舉兵年二十四遂平天下年二十九昇為天子此則武勝於古也少從戎旅不暇讀書貞觀以來手不釋卷知風化之本見政理之源行之數年天下大理風移俗變子孝臣忠此又文過於古也昔周秦以降戎狄内侵今戎狄稽顙皆為臣妾此又懷遠勝古也此三者朕何德以堪之既有此功業何得不善始慎終邪

五年上謂侍臣曰自古帝王亦不能常化假令內安必有外擾當今遠夷率服百穀豐稔賊盜不作內外寧靜此非朕一人之力實由公等共相匡輔然安不忘危理不忘亂雖知今日無事亦須思其終始常得如此始是可貴魏徵對曰自古已來元首股肱不能備具或時君稱聖臣即不賢或遇賢臣即無聖主今陛下聖明所以致理向若真有賢臣而君不思化亦無所益天下今雖太平臣等猶恐未以為喜惟願陛下居安思危孜孜不

怠耳

六年上謂侍臣曰看古之帝王有興有衰猶朝之有暮皆為蔽其耳目不知時政得失忠正者不言邪諂者日進既不見過所以至於滅亡朕既在九重不能盡見天下事故布之卿等以為朕之耳目莫以天下無事四海安寧便不存意書云可愛非君可畏非民天子有道則人推而為主無道則人棄而不用誠可畏也魏徵對曰自古失國之主皆為居安而忘危處理而忘亂所以不

能長久今陛下富有天下内外清晏能留心治道常臨
深履薄國家歷數自然靈長臣又聞古語云君舟也人
水也水能載舟亦能覆舟陛下以為可畏誠如聖旨
時上謂長孫無忌等曰朕躬即位之初有上書者非一
或言人主必須威權獨運不得委任羣下或耀兵振武
威攝四夷唯有魏徵勸朕偃革興文布德施惠中國既
安遠人自服朕從其語天下安寧絶域君長皆來朝貢
九夷重譯相望於道凡以此等事皆魏徵之力也朕之

任用豈不得人徵拜謝曰陛下聖德自天留心政術臣以庸短承受不暇豈有所益

七年上與秘書監魏徵從容論自古治政得失因曰當今大亂之後造次不可致治徵曰不然凡人在危困則憂死亡憂死亡則思治思治則易教然則亂後易教猶飢人易食也太宗曰善人為邦百年然後勝殘去殺大亂之後將求致治寧可造次而望乎徵曰此據常人不在聖哲若聖哲施化上下同心人應如響不疾而速期

月而可理信不為難三年成功猶謂其晚太宗以為然左僕射封德彜等對曰三代之後人漸澆訛故秦任法律漢雜霸道皆欲理而不能豈能理而不欲若信魏徵所說恐敗亂國家徵曰五帝三王不易人而治行帝道則帝行王道則王在於當時所理化之而已考之載籍可得而知昔黄帝與蚩尤七十餘戰其亂甚矣既勝殘之後便致太平九黎亂德顓頊征之既克之後不失其理桀為亂虐而湯放之在湯之代即致太平紂為無道

武王伐之成王之代亦致太平若言人漸澆訛不及純朴至今應悉為鬼魅寧可復得而教化耶德彝等無以難之然咸以為不可矣太宗每力行不倦數年間海内康寧突厥破滅謂羣臣曰貞觀初人皆異論云當今必不可行帝道王道惟魏徵勸我既從其言不過數載遂得華夏安寧遠戎賓服突厥自古以來常為中國勍敵今酋長並帶刀宿衛部落皆襲衣冠使我遂至於此皆魏徵之力顧謂徵曰玉雖有美質在於石間不值良工

琢磨與瓦礫不別若遇良工即為萬代之寶朕雖無美質為公所切磋勞公約朕以仁義弘朕以道德使朕功業至此公亦足為良工爾

九年北蕃歸朝人奏稱突厥内大雪人饑羊馬並死中國人在彼者皆入山作賊人情大惡太宗謂侍臣曰觀古人君行仁義任賢良則理行暴虐任小人則亂突厥所信任者並共公等見之畧無忠正可取者頡利復不憂百姓恣情所為朕以人事觀之亦何可久矣魏徵進

曰昔魏文侯問李克諸侯誰先亡克曰吳先亡文侯曰何故克曰數戰數勝數勝則主驕數戰則民疲主驕民疲不亡何待頡利逢隋末中國喪亂遂恃衆内侵今尚不息此其必亡之道太宗深然之

十一年特進魏徵上疏曰臣聞書曰明德慎罰惟刑恤哉禮云為上易事為下易知則刑不煩矣上多疑則百姓惑下難知則君長勞矣夫上易事則下易知君長不勞百姓不惑故君有一德則臣無二心上播忠厚之誠

下竭股肱之力然後太平之基不墜康哉之詠斯起當今道被華戎功高宇宙無思不服無遠不臻然言尚於簡文志在於明察刑賞之用有所未盡夫刑賞之本在於勸善而懲惡帝王之所以與天下為畫一不以親疎貴賤而輕重者也今之刑賞未必盡然或屈伸在乎好惡或輕重由乎喜怒遇喜則矜其情於法中逢怒則求其罪於事外所好則鑽皮出其毛羽所惡則洗垢求其瘢痕瘢痕可求則刑斯濫矣毛羽可出則賞固謬矣刑

濫則小人之道長賞謬則君子之道消小人之惡不懲君子之善不勸而望治安刑措非所聞也且夫暇豫清談皆敦尚於孔老威怒所至則取法於申韓直道而行非無三黜危人自安蓋亦多矣故道德之音未弘刻薄之風已扇夫刻薄既扇則下生百端人競趨時則憲章不一稽之王度實虧君道昔州犂上下其手楚國之法遂差張湯輕重其心漢朝之刑已獘以人臣之頗僻猶莫能伸其欺罔況人君之高下將何以措其手足乎以

睿聖之聰明無幽微之不燭豈神有所不達智有所不通哉安其所安不以恤刑為念樂其所樂遂忘先笑之變禍福相倚吉凶同域唯人所召安可不思頃者責罰稍多威怒微厲或以供張不贍或以營作差違或以物不稱心或以人不從命皆非致治之所急實恐驕奢之攸漸是知貴不與驕期而驕自至富不與侈期而侈自來非徒語也且我之所代實在有隋隋氏亂亡之源聖明之所臨照以隋氏之府藏譬今日之資儲以隋氏之

甲兵況當今之士馬以隋氏之戶口校今日之百姓度長比大曾何等級然隋氏以富強而喪敗動之也我以貧寡而安寧靜之也靜之則安動之則亂人皆知之非隱而難見也非微而難察也然鮮蹈平易之塗多遵覆車之轍何哉在於安不思危治不念亂存不慮亡之所致也昔隋氏之未亂自謂必無亂隋氏之未亡自謂必不亡所以甲兵屢動徭役不息至於將受戮辱竟未悟其滅亡之所由也可不哀哉鑒形之美惡必就於止水

鑒國之安危必取於亡國故詩曰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又曰伐柯伐柯其則不遠臣願當今之動靜必思隋氏以為殷鑒則存亡治亂可得而知若能思其所以危則安矣思其所以亂則治矣思其所以亡則存矣知存亡之所在節嗜欲以從人省遊畋之娛息靡麗之作罷不急之務慎偏聽之怒近忠厚遠便佞杜悅耳之邪說甘苦口之忠言去易進之人賤難得之貨採堯舜之誹謗追禹湯之罪已惜十家之産順百姓之心近取諸

身恕以待物思勞謙以受益不自滿以招損有動則庶類以和出言而千里斯應超上德於前載樹風聲於後昆此聖哲之宏規帝王之大業能事斯畢在乎慎守而已夫守之則易取之實難既能得其所以難豈不能保其所以易其或保之不固則驕奢淫溢動之也慎終如始可不勉歟易曰君子安不忘危治不忘亂存不忘亡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誠哉斯言不可以不深察也伏惟陛下欲善之志不減於昔時聞過必改少虧於曩日

若能以當今之無事行疇昔之恭儉則盡善盡美固以
無得而稱焉太宗深嘉而納用之
十三年上謂侍臣曰林深則鳥棲水廣則魚遊仁義積
則物自歸之人皆知畏避災害不知行仁義則災害不
生夫仁義之道當思之在心常令相繼若斯須懈怠去
之已遠猶如飲食資身恒令腹飽乃可存其性命王珪
頓首曰陛下能知此言天下幸甚
十四年以高昌平召侍臣賜宴於兩儀殿上謂房玄齡

等曰高昌若不失臣禮豈至滅亡朕平此一國甚懷危
懼惟當戒驕逸以自防納忠謇以自正黜邪佞用賢良
不以小人之言而議君子以此慎守庶幾於獲安也魏
徵進曰臣觀古來帝王撥亂創業必自戒慎採芻蕘之
議從忠讜之言天下既安則恣情肆欲甘樂諂諛惡聞
正議張子房漢王畫計之臣及高祖為天子將廢嫡立
庶子房曰今日之事非口舌所能爭也終不敢復有開
說況陛下功德之盛以漢祖方之彼不足準即位十有

五年聖德光被今又平殄高昌屢以安危繫意方欲納
用忠良開直言之路天下幸甚昔齊桓公與管仲鮑叔
牙甯戚四人飲桓公謂叔牙曰盍起為寡人壽乎叔牙
捧觴而起曰願公無忘出在莒時使管仲無忘束縛於
魯時使甯戚無忘飯牛車下時桓公避席而謝曰寡人
與二大夫能無忘夫子之言則社稷不危矣太宗謂徵
曰朕必不敢忘布衣時公不得忘叔牙之為人也
十六年上謂侍臣曰或君亂於上臣理於下臣亂於下

君理於上二者茍違何者為甚特進魏徵對曰君心向理則照見下非誅一勸百誰敢不畏威盡功若昏暴於上忠諫不從雖百里奚伍子胥之在虞吴不救其禍敗亡亦繼太宗曰必如此齊文昏暴揚遵彦以正道扶之得理何也徵曰遵彦彌縫暴主救理蒼生纔得免亂亦甚危苦與人主嚴明臣下畏法直言正諫皆見信用不可同年而語也

時魏徵陳得失疏曰臣聞求木之長者必固其根本欲

流之遠者必浚其泉源思國之安者必積其德義源不深而望流之遠根不固而求木之長德不厚而思國之理臣雖下愚知其不可而況於明哲乎人君當神器之重居域中之大將崇極天之峻永保無疆之休不念居安思危戒奢以儉德不處其厚情不勝其慾斯亦伐根以求木茂塞源而欲流長也凡百元首承天景命莫不殷憂而道著功成而德厚有善始者實繁能克終者葢寡豈取之易守之難乎昔取之而有餘今守之而不足

何也夫在殷憂必竭誠以待下既得志則縱情以傲物竭誠則胡越為一體傲物則骨肉為行路雖董之以嚴刑振之以威怒終苟免而不懷仁貌恭而心不服怨不在大可畏惟人載舟覆舟所宜深慎奔車朽索其可忽乎君人者誠能見可欲則思知足以自戒將有作則思止以安人念高危則思謙冲以自牧懼滿盈則思江海而下百川樂盤遊則思三驅以為度憂懈怠則思慎始而敬終慮壅蔽則思虛心以納下想讒邪則思正身以

黜惡思所加則思無因喜以謬賞罰所及則思無以怒而濫刑總此十思弘茲九德簡能而任之擇善而從之則智者盡其謀勇者竭其力仁者播其惠信者效其忠文武爭馳在君無事可以盡豫遊之樂可以養松喬之壽鳴琴垂拱不言而化何必勞神苦思代下司職役聰明之耳目虧無為之大道哉太宗手詔答曰省頻抗表誠極忠款言窮切至披覽忘倦每達宵分非公體國情深啓沃義重豈能示以良圖匡其不及朕聞晉武帝平

吳巳後務在驕奢不復留心治政何曽退朝謂其子劭曰吾每見主上不論經國遠圖但説平生常語此非貽厥子孫者也爾身猶可以免指諸孫曰此等必遇亂死及孫綏果為淫刑所戮前史美之以為明於先見朕意不然謂曽之不忠其罪大矣夫為人臣當進思竭誠退思補過將順其美匡救其惡所以共為治也曽位極台司名器崇重當直詞正諫論道佐時今乃退有後言進無廷諍以為明智不亦謬乎顛而不扶安用彼相公之

所陳也朕聞過矣當置之几案事等韋絃必望收彼桑榆期之歲暮不使康哉良哉獨臧於往日若魚若水遂爽於當今遲復嘉謀犯而無隱朕將虛襟靜志敬佇德音

時上封人多請太宗親納表奏以防壅塞太宗以問魏徵徵對曰觀此人意見殊乖大體若請陛下下任百司親庶事豈唯朝堂一所則州縣之務亦須陛下親斷

上曰周孔儒教非亂代之所行商韓刑法實清平之粃

政道既不同固不可一槩也魏徵對曰商鞅韓非申不害等以戰國縱横間諜交錯禍亂易起譎詐難防務深法峻刑以遏其患所以權救於當時固非致化之通軌

上與貴臣宴於丹霄殿謂羣官曰為政之要務全其本若中國不静遠夷雖至亦何所益朕與公輩共理天下令中夏乂安四方静肅並由公等咸盡忠誠共康庶績之所致耳朕實喜之然安不忘危亦兼以懼朕見隋煬帝纂祚之初天下强盛棄德窮兵以取顛覆頡利近者

足為彊大意既盈滿禍亂斯及喪其大業為臣於朕葉護可汗亦大強威自恃富貴通使求婚失道怙亂奄至破滅其子既立便肆猜忌衆叛親離覆基絶嗣朕雖不能遠慕堯舜禹湯之德目覩此輩何得不誡懼乎公等輔朕功績已成唯當慎以守之自致長保並宜勉力事有不可則須明言君臣同心何得不理魏徵對曰陛下弘至化安天下可謂功已成矣然每覩非常之慶彌切慮危之心自古至慎無以加此臣聞鮑叔牙飲桓公祝

曰願君無忘在莒管仲無忘在魯甯戚無忘飯牛陛下居安思危在治思亂無忘之念過叔牙之願矣臣聞上之所好下必從之明詔奬勵足使懦夫立節

上謂侍臣曰討朕平定四方憂矜百姓雖不及前代哲王比煬帝故應萬倍但君臣相須事同魚水然魚不得水則不立水無魚則廢世有理亂移風易俗終自如舊固知國家唯藉臣佐及百姓共相翊戴方得保其尊榮魏徵對曰昔楚王召詹何為相何曰唯解修身不解理

國王又遣使重請何曰未有身正而國不理者今遠方慕化並由陛下克己自修所以夷狄咸知效命

時魏徵疾太宗手詔曰不見數日憂憤甚深自顧過已多矣言已失矣行已虧矣古人云無鏡無以鑑鬚眉可謂實也比欲自往恐勞卿所以使人來去若有聞知此後可以信來具報徵奏曰堯舜率天下以仁而人從之桀紂率天下以暴而人從之下之所行皆從上之所好今大臣進一人則疑其意故拜一人則疑其奪權欲遣

其人若為展力所以契濶艱辛同其生死聞一人之言即謂可信新來言者何以明其無私又奏曰古者雖犯重罪君上每言寛宥必不獲已方始加刑且人君之威甚於雷霆今欲加其罪則理外誣造將宥其過則法内曲辭欲求刑必寛平吏不嚴酷不可得也又奏曰帝王所重在乎定君臣明父子正夫婦三者不亂然後内外安寧比見弟子陵師奴婢忽主下多輕上皆有為而來漸不可長又奏曰君子有諸已然後求諸人無諸已然

後非諸人所藏於身不恕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今臨朝堂以至公為言退而行之乃未免私僻之事或恐有所不便聞於在下即横加威怒以掩塞之欲人不知莫若勿為欲蓋彌彰掩之何益帝王大如天地信如四時諸葛亮小國之臣猶能開誠心布公道今之為政未能平心亦虧公道心所愛則雖僻不以為非心所嫌則雖正不見其是居人上者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令每發言常疾私相請託或至小事自所未

免上爲下效理必然也雖加之以罪必不心服太宗稱善

太宗時大理丞謝偃獻惟皇誠德賦其序大畧言治忘亂安忘危逸忘勞得忘失四者人主莫不然夏桀以瑶臺爲麗而不悟南巢之禍殷辛以象著爲華而不知收野之敗是以聖人處宫室則思前王所以亡朝萬國則思已所以尊巡府庫則思今所以得視功臣則思其輔佐之始見名將則思用力之初如此則人無易心天下

何患乎不化哉旦行之堯舜暮失之桀紂豈異人哉其賦蓋規帝成功而自處至難云
時馬周為侍御史上奏曰臣歷覩夏商周漢之有天下傳祚相繼多者八百餘年少者猶四五百年皆積德累業恩結於人豈無僻王賴先哲以免自魏晉逮周隋多者五六十年少者三二十年而亡良由創業之君不務仁化當時僅能自守後無遺德可思故傳嗣之主其政少衰一夫大呼天下土崩矣今陛下雖以大功定天下

而積德日淺固當隆禹湯文武之道使恩有餘地為子孫立萬世之基豈特恃當年而已然自古明王聖主雖因人設教而大要節儉於身恩加於人故其下愛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畏之如雷霆卜祚遐長而禍亂不作也今百姓承喪亂之後比於隋時纔十分而一徭役相望兄去弟還往來遠者五六千里春秋冬夏略無休時陛下雖詔減省而有司不得廢作徒行文書役之如故四五年來百姓頗嗟怨以為陛下不存養之堯之茅茨

土階禹之惡衣菲食臣知不可復行於今漢文帝惜百金之費而罷露臺集上書囊以為殿帷所幸慎夫人衣不曳地景帝亦以錦繡纂組妨害女工特詔除之所以百姓安樂至孝武帝雖窮奢極侈承文景遺德故人心不摇向使高祖之後即值武帝天下必不能全此時代差近事迹可見今京師及益州諸處營造供奉器物并諸王妃主服飾皆過靡麗臣聞昧旦丕顯後世猶怠作法於治其獘猶亂陛下少處人間知百姓辛苦前代成

敗目所親見尚猶如此而皇太子生長深宮不更外事即萬歲後聖慮之所當憂也臣竊尋自古黎庶怨叛聚為盜賊其國無不即滅人主雖悔未有重能安全者凡修政教當修之於可修之時若事變一起而後悔之無益也故人主每見前代之亡則知其政教之所由喪而不知其身之失故紂笑桀之亡幽厲笑紂之亡隋煬帝又笑齊魏之失國也今之視煬帝猶煬帝之視齊魏也往貞觀初率土荒儉一疋絹纔易斗米而天下帖然者

百姓知陛下憂憐之故人人自安無謗讟也五六年來頻歲豐稔一匹絹易粟十餘斛而百姓咸怨以為陛下不憂憐之何則今營為者多不急之務故也自古以來國之興亡不由積蓄多少在百姓苦樂也且以近事驗之隋貯洛口倉而李密因之積布帛東都而王世充據之西京府庫亦為國家之用向使洛口東都無粟帛王世充李密未能必聚大衆但貯積者固有國之常要當人有餘力而後收之豈人勞而強斂之以資寇邪夫儉

以息人貞觀初陛下已躬為之令行之不難也為之一日則天下知之式歌且舞矣若人既勞而用之不息萬一中國水旱而邉方有風塵之警狂狡竊發非徒旰食晏寢而已古語云動人以行不以言應天以實不以文以陛下之明誠欲厲精為政不煩遠采上古但及貞觀初則天下幸甚昔賈誼謂漢文帝云可痛哭及長歎息者言當韓信王楚彭越王梁英布王淮南之時使文帝即天子位必不能安又言賴諸王年少傅相制之長大

之後必生禍亂後世皆以誼言為是臣竊覩今諸將功臣陛下所與定天下無威畧振主如韓彭者之徒難駕御者而諸王年並幼少縱其長大當陛下之日必無他心然則萬代之後不可不慮自漢晉以來亂天下者何嘗不在諸王皆由樹置失宜不豫為節制以至滅亡人主豈不知其然溺於私愛爾故前車既覆而後車不改轍也今天下百姓尚少而諸王已多其寵遇過厚者臣愚慮之非特恃恩驕矜也昔魏武帝寵陳思王文帝即

位防守禁閉同獄囚馬何則先帝加恩太多故嗣主疑而畏之也此武帝寵陳思王適所以苦之也且帝子身食大國何患不富而歲别優賜曾無限極里語曰貧不學儉富不學奢言自然也今大聖創業豈唯處置見子弟而已當制長久之法使萬代奉行臣聞天下者以人為本必也使百姓安樂在刺史縣令爾縣令既衆不能皆賢但州得良刺史可矣天下刺史得人陛下端拱岩廊之上夫復何為古者郡守縣令皆選賢德欲有所用

必先試以臨人或由二千石高第入為宰相今獨重內官縣令刺史頗輕其選又刺史多武夫勲人或京官不稱職始出補外折衝果毅身力強者入為中郎將其次乃補邊州而以德行才術擢者十不能一所以百姓未安殆在于此疏奏帝稱善
中書舍人高馮列上五事以為今天下大定而刑未措何哉蓋謀猷之臣臺閣之吏不崇簡易而昧經遠故執憲者以深刻為奉公當官者以侵下為益國如尚書八

坐人主所責成者也宜擇溫厚修潔者任之敦樸素華浮偽使家識慈孝人知廉恥過行者被嗤於鄉不昵者蒙擯於親自然禮節興矣陛下身帥節儉而營繕未息丁匠不能給驅使又和顧以重勞費人主所欲何求而不得願愛其財毋使殫惜其力毋使獘畿內數州京師之本土狹人庶儲畜少而科役多宜蒙優貸令得休息彊本弱枝之義也至江南河北人頗舒閒宜為差等均量勞逸公侯勲戚之家邑入俸稍足以奉養而貸息出

舉爭求什一下民化之競為錐刀宜加懲革令外官卑
品皆未得禄故饑寒之切夷惠不能全其行為政之道
期於易從不恤其匱而須其廉正恐巡察歲出輶軒繼
軌而侵漁不息也宜及戶口之繁倉庾且實稍加禀賜
使得養父母畜妻子然後督責其効則官人畢力矣密
王元曉等皆陛下懿親當正其禮比見帝子拜諸叔諸
叔答拜爵封既同當明昭穆願垂訓正以為彛法書奏
太宗稱善

高宗永徽初令狐德棻為太常卿高宗嘗召宰相及弘文學士坐中華殿問何修而王若而霸又當孰先德棻曰王任德霸任刑夏殷周純用德而王秦專刑而霸至漢雜用之魏晉以降王霸兩失若用之王為先而莫難焉帝曰今兹何為而要對曰古者為政清心簡事為本今天下無虞年穀豐衍惟薄賦斂省征役為要又問禹湯桀紂所以興亡對曰傳稱禹湯罪已其興也勃焉桀紂罪人其亡也忽焉然二主惑嬖色戮諫者造炮烙之

刑此所以亡也帝悅厚賜以答其言

時高宗嘗從容問駁下所宜中書令來濟曰昔齊桓公出遊見老人命之食曰請遺天下食遺之衣曰請遺天下衣公曰吾府庫有限安得而給老人曰春不奪農時即有食夏不奪蠶工即有衣由是言之省徭役駁下之宜也

武后時梓州射洪縣草莽愚臣陳子昂謹冒死稽首再拜諫政理書曰臣子昂西蜀草茅賤臣也以事親餘暇得

讀書竊少好三皇五帝王霸之經歷觀丘墳旁覽代史原其政理察其興亡自伏羲神農之初至於周隋之際馳騁數百年雖未得其詳而可畧知也莫不先本人情而後化之過此以往亦無神異獨軒轅氏之代欲問廣成子至道之精理於天下臣雖奇之然其說不經未得信也至殷高宗亦延問傅説然纔救弊未能宏遠自此之後殆不足稱臣每在山谷有願朝廷常恐沒代而不得見也豈知霑沐聖化未夭天年幸得遊京師覩皇化

親逢大聖之詔布於天下問於賢士大夫曰何道可以調元氣賤臣孤陋誠未足知然臣竊覯自古帝王問政之原備矣未有能深思遠慮獨絕今古如陛下者也故賤臣不勝區區顧竭固陋以聞見言之雖未足對揚天休然或萬有可覯者敢冒昧闕庭奏書以聞伏惟皇太后陛下少加察焉臣聞之於師曰元氣者天地之始萬物之祖王政之大端也天地之道莫大乎陰陽萬物之尊莫大乎黔首王政之貴莫大乎安人故人安則陰陽

和陰陽和則天地平天地平則元氣正矣是以古先帝王見人之通於天也天之應乎人也天人相感陰陽相和災害之所以不生嘉祥之所以遂作則觀象於天察法於地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人於是養成羣生奉順天德故人得安其俗樂其業甘其食美其服陰陽大和元氣以正天瑞降地符昇風雨以時草木不落龜龍麟鳳在郊藪矣洎顓頊唐虞之間不敢荒寧亦克用理故書曰百姓昭明叶和萬邦黎民於變時

雍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歷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亦能和也至夏德衰亡殷政微喪桀紂昏暴亂于天道殺戮無罪放棄忠良遂竭天下之力殫天下之貨作為瑤臺起乎瓊室極荒淫之樂窮耳目之玩傾宫之女至數千人奇伎淫巧以億萬計信巫鬼聽讒邪遂為糟丘酒池炮烙之刑一朝牛飲者三千人龍逄不勝其憂諫而死箕子不堪其憤因為奴於是陰陽大乖天地震怒山川鬼神發見災異疾疫大興妖孽並作而桀紂不悔卒以

滅亡和之失也逮周文武創業順天應人誠信忠厚加于百姓德澤休泰興乎頌聲成康之時刑措三十餘年天人之道始和矣幽厲之末復亂厥常苛慝暴虐詬黷天地百川沸騰山冢崒崩人以愁怨疾癘為作故其詩曰昊天不傭降此鞠凶昊天不惠降此大厲不先不後為瘥為瘵天地生人之理復悖於兹矣嗚呼豈不哀哉豈不哀哉近有隋氏亦不克厥終初隋高帝之有天下也以六合為家方將對越天人傳之萬代至煬帝承平

自以貴為天子富有四海欲窮宇宙之觀極遊宴之樂以為人主之急務也於是乃鑿御溝決黄河自伊洛之間而屬之揚州生人之力既獘天地之藏又洩煬帝方欣然以為得計將後宫綵女數百千人遂泛龍舟遊三江五湖之間當其得意也視天下猶脫屣耳其後百姓騷獘災變數興吏人貪暴其政日亂陰陽感怒彗孛以出煬帝不悟自以為天下安於泰山方率百萬之師而以事遼東當時山東父子不得相保也天厭暴政人懐

亂亡故遼東之役未歸而中國之難已起身死逆手宗廟已隳其故何哉逆天人之理也是以臣每察天人之際觀禍亂之由跡帝王之事念先師之說貽然著明信不欺耳不意陛下以大聖之慮見天人之心將欲調元氣之綱返淳和之始自非陛下含天地之德有日月之明誰能眇然遠思欲求泰和於元氣哉昔者伏羲氏之所以本天人而為三皇首也愚臣暗昧不勝大願願陛下為大唐建萬世之策恢王聖之功傳乎子孫永作鴻

業千百年間使繼文之主有所守也非甚無道不失厥
嗣陛下可不務之哉臣伏見天皇大帝得天地之統封
於泰山功德大業與天比崇矣然尚未見建明堂之宮
遂朝上帝使萬代鴻業今猶闕然臣愚意者豈非天皇
大帝知陛下聖明必能起中興之化留此盛德以發揮
陛下哉不然何所與讓而未作也今陛下欲調元氣睦
人倫躋俗仁壽興風禮讓捨此道也於何理哉固臣不
勝區區螻蟻之誠思願陛下念先帝之休意恢大唐之

鴻業於國南郊建立明堂使宇宙黎元遐荒夷貊昆蟲草木天地鬼神粲然知陛下方興三皇五帝之事與天下更始不其盛哉昔者黄帝合宫有虞總期唐堯衢室夏后代室羣聖之所以調元氣理陰陽於此教也臣雖末學竊嘗聞明堂之制也有天地之則焉有陰陽之統焉二十四氣八風十二月四時五行二十八宿莫不備率故順其時月而為政也則風雨時寒暑平萬物茂暢五穀登稔元氣不錯陰陽以和逆其時之為政也則水

旱與疾疫起蟲螟為害霜雹成災陰陽不和元氣以錯故昔者聖人所以為政教之大業也是以臣願陛下為大唐建萬代之策者意在茲乎陛下若不以臣微而廢其言乞以臣此章與三公九卿賢士大夫議之於庭儻事便於今道不遠古即請陛下徵天下鴻生鉅儒賢良豪傑之士博通古今皇王政理之術者與之按周禮月令而建之臣必知天下庶人子來不日而成也乃正月孟春陛下乘鑾輅駕蒼龍載青旂佩蒼玉從三公九卿

賢士大夫鴻儒碩老衣冠之倫朝于青陽左个負斧扆憑玉几南面以聽天下之政於是遂發大號宣布四方各順十二月之舍無敢有逆乃命太史守典奉法司天日月星辰之行無失經紀以初為常陛下遂躬藉田親蠶以勸天下之農桑養三老五更以教天下之孝弟明訟恤獄以息天下之淫刑除殘去暴以正天下之仁壽修文尚德以止天下之干戈察孝興廉以除天下之貪吏矜寡孤獨疲癃羸老不能自存者賑恤之後宮美女

非三妃九嬪八十一御女之數者出嫁之珠玉錦繡雕琢技巧之飾非益於理者悉去之巫鬼淫祀誑惑良人者禁殺之陛下務以至誠躬服質素以為天下先愚臣以為不出數年之間將見太平之化也天人之際既洽鬼神之望允塞然後作雅樂潔粢盛宗祀天皇於明堂以配上帝使萬國各以其職來祭豈不休哉臣伏惟非陛下至德明聖未有能越行此道者也固臣竊以為此化一成則人倫之道自睦刑罰之原自塞兵革之事不

興還淳之徒可見仁壽禮讓稼穡農桑不言而自致也是以賤臣未得為陛下一二論之何者聖人之教在於可大可久者固臣欲陛下振領提綱使天下自理也然臣竊獨有私恨者陛下方欲興崇大化而不知國家太學之廢積歲月矣堂宇蕪穢殆無人蹤詩書禮樂罕聞習者陛下明詔尚未及之愚臣所以有私恨也臣聞天子立太學以聚天下英賢為政教之首故君臣上下之禮於是興焉揖讓尊俎之師於此生焉是以天子得賢

臣由此道也今則荒廢委而不論而欲睦人倫興禮讓失之於本而求之於末豈可得哉況君子三年不為禮禮必壞三年不為樂樂必崩奈何天子之政而輕禮樂哉臣所以獨竊有私恨者也陛下何不詔天下冑子使歸太學而習業乎斯亦國家之大務也臣愚蒙所言事猶未盡者恐煩聖覽必陛下恕臣昏昧請賜他日別具

奏聞

時名麟臺正字陳子昂條上利害子昂對三事其一言

九道出大使巡按天下申黜陟求人瘼臣謂計有未盡也且陛下發使必欲使百姓知天子夙夜憂勤之意也羣臣知考績而任之也姦暴不逞知將除之也則莫如擇仁可以恤孤明可以振滯剛不避彊禦智足以照姦者然後以為使故輶軒未動而天下翹然待之矣今使且未出道路之人皆已指笑欲望進賢下不肖豈可得耶宰相奉詔書有遣使之名無任使之實使愈出天下愈弊徒令百姓治道路送往迎來不見其意也臣願陛

下吏選有威重風槩爲衆推者因御前殿以使者之禮
禮之諄諄戒敕所以出使之意乃授以節自京師及州
縣登拔才良求人瘼宣布上意令若家見而户曉昔堯
舜不下席而化天下蓋黜陟幽明能折衷者陛下知難
得人則不如少出使彼煩數而無益於化是烹小鮮而
數撓之矣其二言刺史縣令政教之首陛下布德澤下
詔書必待刺史縣令謹宣而奉行之不得其人則委棄
有司掛墻屋耳百姓安得知之一州得才刺史十萬户

賴其福得不才刺史十萬户受其困國家興衰在此職也今吏部調縣令如補一尉但計資考不求賢良有如不次用人則天下囂然相謗矣狃于常而不變也故庸人皆任縣令教化之陵遲顧不甚哉其三言天下有危機禍福因之而生機靜則有福動則有禍百姓安則樂生不安則輕生是也今軍旅之獘夫妻不得安父子不相養五六年矣自劍南盡河隴山東由青徐曹汴河北舉滄瀛趙鄚或困水旱或頓兵疫死亡流離畧盡尚賴

陛下悯其失职凡兵戍调发一切罢之使人得妻子相見父兄相保可謂能静其機也然臣恐將相有貪夷狄利以廣地强武説陛下者欲動其機機動則禍構宜修文德去刑罰勸農桑以息疲民蠻夷知中國有聖王必累譯至矣

陳子昂又荅制問事八條疏曰臣今月十九日蒙勑恩召見令臣論當今政要行何道可以適時不須遠引上古具狀進者微臣智識淺短實昧政源然嘗洗心精意

靜觀人理竊見國之政要興廢在人能知人機順而知化趨時適變靜而勿動政要之績可得而行今陛下以應天命而受寶圖建立明堂施布大化勤恤人隱存問高年報功樹德順時興務至公至仁垂訓天下可謂典章大備制度宏遠五帝三王所不及也愚臣何敢有知政要然天恩降問貴採芻蕘謹竭愚直悉心以奏凡用賢之道未廣仰成之化尚勞然則取士之方任賢之事故陛下素所深知應亦倦談亦倦聽不待臣更一二煩

說也

請措刑科

臣聞言有順君意而害天下者有逆君意而利天下者唯忠臣能逆意惟聖君能從利恩勑不以臣愚微降問當今政要臣伏惟當今之政大體已備矣但刑獄尚急法網未寬恐非當今聖政之要者臣覩聖人用刑貴適時變有用有捨不專任之且聖人初制天下必有凶亂之賊叛逆之臣而為驅除以顯聖德聖人誅凶殄逆濟

人寧亂必資刑殺以清天下故所以務用刑也凶亂既滅聖道既昌則必順人施化赦過宥罪所以致刑措也然則聖人用刑本以禁亂亂靜刑息不為昇平所設何者太平之人悅樂於德不悅樂於刑以刑窮於人人必慘怛故聖人貴措刑不貴煩刑今神皇應運受圖臨御天下逆臣賊子頓伏嚴誅所以殛貞羣黨同惡就戮此蓋天意將顯神皇威靈豈此凶徒所能自亂令魁首已滅朋黨已屠聖政惟昌天下咸服神皇又降文昌鴻恩

滌蕩羣罪天下昭慶企望日新措刑崇德正在今日實
聖政之至要者也伏見近來詔獄推窮稍復滋長追捕
支黨頗及遠方天下士庶未敢安止臣伏惟神皇聖意
務在措刑安恤天下不務察法以損昇平然今刑獄未
息者應是獄吏未識天意所以至於此也伏願神皇垂
豈弟之德務仁壽之恩勑法慎罰以省刑典臣伏見當
今天下士庶思願安寧途謠巷歌皆稱萬歲此其懷樂
聖化願保永年欲與子孫同此仁壽今神皇不以此時

崇德務仁使刑措不用乃任有司明察專務威刑臣竊恐非神皇措刑之道且臣聞殺一人則千人恐濫一罪則百夫愁人情大端以畏懼如此今天下至廣萬國至繁神皇雖妙察獄囚不可門告户說令一一知者若使有一不知以神皇好任刑罰則非太平安人之務當今聖政之要者也此是臣赤心至誠敢言其實冒死犯奏所冀天鑒務求刑措察臣所言非敢苟順

重任刑科

臣伏惟刑措之政在能官人官人惟賢政所以理此故神皇深知倦問不假臣一二煩說令臣所更重說者實以天下之政非賢不理天下之業非賢不成固願神皇務在任賢誠得衆賢而任之則天下之務自化理也然則賢人既任須信既信須終既終須賞夫任而不信其才無由展信而不終其業無由成終而不賞其功無由勸必神皇如此任賢則天下之賢雲集矣何以知其然君子小人各尚其類者也若神皇徒務好賢而不能任

能能任而不能信能信而不能終能終而不能賞雖有賢人終不能用矣神皇降問小臣當今政理之要者臣竊以此為政之至極何以言之神皇大業已成天下已平尊名已顯大禮已備所未足者在於忠賢若得忠賢相與而守之太平之功可於此而就斯實天地神靈贊助神皇而致此時也當此時不成千載之業立萬代之規小臣誠愚竊為神皇所惜

明必得賢科

臣伏惟刑措之道政在任賢議者皆云賢不可知人不可識臣獨以為賢固可知人固可識得是職者不精思之耳夫尚德行者必無凶險之類務公正者必無邪佞之朋保廉節者必憎貪冒之黨有信義者必疵苟且之徒智者不為愚者謀勇者不為怯者死猶梟鸞不接翼薰蕕不同器此天地之性物類之情其理自然不可改易何者以德事凶兩不相入以政攻佞兩不相利以信質偽兩不相從以廉說貪兩不相和智者尚謀愚者不

聽勇者徇死怯者貪生此皆事業不同趣向各反賢人之道固可預知誠能尚賢賢可至矣然則賢人之業須賢人達之賢人之才須賢人用之公正廉節信義勇謀皆待其人然後獲展苟非其類道不虛行凡賢人君子未嘗不思效用但無其類獲進所以湮沒於時令神皇誠能信任賢良旌納忠正知左右之人灼然有賢行者賜之尊爵厚禄以榮寵之使其以類相舉責成其政合度者進失度者貶神皇但垂拱明堂保神和志天下之

事臣必見日就無為不言而理也今神皇憂恤萬機日不暇給昧旦丕顯中夜以思誠是羣臣未稱聖任伏願神皇審察賢能垂恩信任夫忠賢事君必諫君失姦佞事主必順主情直道曲事聖鑒所察

賢不可疑科

臣伏惟神皇聖明具知得賢須任既任須信既信須終既終須賞悉備知也然今未多信任者應以經信任無效所以致疑如裴炎劉禕之窬味道周思茂固蒙神皇

信任之矣然竟背德孤恩神皇以此有疑於信任賢也以臣愚識則謂不然何者聖必藉賢以明國必待賢以昌人必待賢以理物必待賢以寧若神皇疑於信賢欲以聖謨自斷臣恐勤勞聖躬而天下不可獨理況聖躬不可勞獘神心不可細用此最須任賢者也臣聞鄙人云有人以食噎而得病者欲絕食以去病乃不知食絕而身斃此言近小可以喻遠臣竊謂賢人於國亦猶食之在人固不可以一噎而絕喉糧亦不可以謬賢而遠

正士此實神皇聖鑒可明知也不待愚臣一二言之伏
願任賢無疑求士不倦以此爲務天下誠不足理也若
外有信賢之名而內實有疑賢之心臣竊謂神皇雖日
得百賢終是無益適足以損賢傷政也伏惟熟察可信
者信之

招諫料

臣伏惟聖人制天下貴能至公能至公者當務直道臣
伏見神皇至公應物直道容賢而朝廷尚未見敢諫之

臣骨鯁之士天下直道未得公行臣聞聖人大德在能聽諫古典所說蓋不足陳臣伏見太宗文武聖皇帝德冠三王名超五帝實由能容魏徵愚直獲盡忠誠國史書之明若日月直言之路啓從諫之道開貞觀以來此實為美今神皇坐明堂布大政神功聖業能事備矣夫骨鯁之士能美聖功伏惟神皇廣延直臣旌賞諫士使大聖之德弘納日新書之金板萬代有述作非神皇卓犖仁聖臣不敢獻此言也

勸賞科

臣聞勞臣不賞不可勸功死士不賞不可勵勇當今或有勤勞之臣死難之卒策功命賞未蒙優異臣伏惟人臣徇節在爵與名死節勤功名爵不及偷榮尸禄寵秩有加故不可以進賢顯能旌功勵行伏願神皇廣求此色勸勵百寮以及將士此最當今聖政之所宜先也古人云賞一人而千萬人悦者蓋言其功當也夫賞而不知賢者不務也伏願神皇陛下特垂省察

請息兵科

臣伏以當今國家事最大者在兵甲歲興賦役不省神皇欲安人思化理不可得何者兵之所聚必有所資千里運糧萬里應敵十萬兵在境則百萬家不得安業以此傜役人何取安臣伏見國家自事北狄於今十有餘年兵甲歲興竟不聞其利豈中國無制勝之策朝廷無奇畫之臣哉臣竊謂不然是未計之廟箕耳臣伏惟神皇聖武天威若神突厥小醜何足誅滅然今未滅者臣

恐庸將無智未審廟筭之機故使兵甲日多徭役日廣

今國家又命將出師臣願神皇審圖廟算量其損益計

其利害若事必不可請兵不虛行若兵不虛行賦役自

省以此安人得賢可理若失之於此而救之於彼臣恐

人日以疲勞不得安息伏願神皇熟察臣言審圖廟筭

則夷狄不足滅中國可永寧

安宗子科

臣伏惟陛下以至仁為政以至公應物天下士庶莫不

咸知虺貞等干紀亂常自取屠滅陛下唯罪其搆逆者更無他坐宗室子弟獲以安寧自非陛下恩念慈仁敦睦九族豈得宗室蒙此寧慶實大聖之德崇重宗枝然臣更願陛下務安慰之惠以恩信使顯然明知陛下慈念之至上感聖真下得自安臣聞人情不能自明則必疑慮疑慮則必不安不安則必危懼危懼則僭過生伏惟陛下明恩賜垂豈弟之德使天下居無過之地萬姓知陛下必信任賢實是天下有慶然賢人之業皆務直

道則姦邪不利必有讒譖此賢人之災厄於是也一人之行十人謗之未有不遭禍患者自古忠良賢達罹此患者不可勝言臣子昂言臣本草茅微陋才無可取陛下乃越次假以恩光將同近臣延問政要臣之愚昧何堪此寵頓首死罪頓首死罪然臣之誠直實自愚衷與君子言猶且不安況蒙天子之問敢不悉螻蟻之誠實罄實盡然臣所奏前件狀者固是陛下所悉見所悉知然臣復重言者貴以微誠披露肝膽不知忌諱實戰實

惶

時天下頗流言遂開告密羅織之路興大獄誅將相大臣至是已革命事益寧右補闕朱敬則諫曰臣聞李斯之相秦也行申商之法重刑名之家杜私門張公室棄無用之費損不急之官惜日愛功亟戰疾耕既庶而富遂屠諸侯此救弊之術也故曰刻薄可施於進趨變詐可陳於攻戰天下已平故可易之以寛簡潤之以淳和秦乃不然淫虐滋甚往而不反卒至土崩此不知變之

禍也陸賈叔孫通事漢祖當滎陽成臯間糧餉窮智勇困未嘗敢開一說效一奇惟進豪猾貪暴之人及區宇適定乃陳詩書說禮樂開王道高帝忿然曰吾以馬上得之安事詩書對曰馬上得之可馬上治之乎帝默然於是賈著新語通定禮儀此知變之善也向若高帝斥二子置詩書重攻戰尊首級則複道爭功拔劍擊柱晷漏不保何十二帝二百年乎故曰仁義者聖人之蘧廬禮者先王之陳迹祠祝畢芻狗捐淳精流糟粕棄仁義

尚爾況其輕乎國家自文明以來天地草昧內則流言外則搆難故不設鉤距無以順人不切刑罰無以息暴於是置神器開告端故能不出房闈而天下晏然易主矣臣聞急趨者無善迹促柱者無和聲拯溺不規行療饑不鼎食即向時祕策今之芻狗也願鑒秦漢之失考時事之宜毀遽廬遺糟粕下寛大之令流曠蕩之澤去萋斐之角牙頓姦險之芒刃塞羅織之妄源掃朋黨之險迹曠然使天下更始豈不樂哉后善其言

中宗神龍初清源尉吕元泰上書言時政曰國家者至公之神器一正則難傾一傾則難正今中興政化之始幾微之際可不慎哉自頃營寺塔度僧尼施與不絶非所謂急務也林胡數叛獯虜内侵帑藏虚竭户口亡散天下之失業不謂太平邊兵未解不謂無事水旱爲災不謂年登倉廪未實不謂國富而乃驅役饑凍彫鐫木石營構不急勞費日深恐非陛下中興之要也比見坊邑相率爲渾脱隊駿馬胡服名曰蘇莫遮旗鼓相當軍

陣勢也騰逐喧噪戰爭象也錦繡夸競害女工也督斂貧弱傷政體也胡服相歡非雅樂也渾脫為號非美名也安可以禮義之朝法遠方之俗詩云京邑翼翼四方是則非先王之禮樂而示則於四方臣所未諭

二年中書令李嶠上書曰元首之尊居有重門擊柝之衛出有清警戒道之禁所以備非常息異望誠不可易舉動慢防閑也陛下厭崇邃輕尊嚴微服潛遊閱廛過市行路私議朝廷驚懼如禍產意外縱不自惜奈宗廟

蒼生何又分職建官不可以濫傳曰官不必備惟其人自帝室中興以不慎爵賞爲惠冒級躐階朝陞夕改正闕不給加以員外内則府庫爲殫外則黎庶蒙害非求賢助治之道也願愛惜班榮息匪服之議令文武六十以上而天造含容皆矜恤之老病者已解還授員外者既遣復留恐非所以消敝救時也請敕有司料其可用進不可用退又遠方夷人不堪治事國家向務撫納而官之非立功酋長類糜俸禄願商度非要者一切放還

又易稱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今百姓乏窶不安居處不可以守位倉儲蕩耗財力傾殫不足以聚人山東病水潦江左困輸轉國匱於上人窮於下如令邊埸少竦恐逋亡遂多盜賊羣行何財召募何衆閑遏乎又崇作寺觀功費浩廣今山東歲飢糟糠不厭而投艱阸之會收庸調之半用吁嗟之物以營土木恐怨結三靈謗蒙四海又比緣征戍巧詐百情破役隱身規脫租賦今道人私度者幾數十萬其中高戶多丁黠商大賈

詭作臺符羼名僞度且國計軍防並仰丁口今丁皆出家兵悉入道征行租賦何以備之又重賂貴近補府若史移没籍產以州縣甲等更爲下戶當道城鎮至無捉驛者役逮小弱即破其家願許十道使訪察括取使姦猾不得而隱又太常樂戶已多復求訪散樂獨持大鼓者已二萬員願量留之餘勒還籍以杜妄費

睿宗景雲初監察御史韓琬上言國安危在於政政以法暫安焉必危以德始不便焉終治夫法者智也德者

道也智權宜也道可以久大也故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貞觀永徽之間農不勸而耕者衆法施而犯者寡俗不偷薄器不汙窳吏貪者士恥同列忠正清白者比肩而立罰雖輕而不犯賞雖薄而勸位尊不倨家富不奢學校不厲而勤道佛不懲而戒土木質厚秤販弗蚩其故奈何雜以皇道也自玆以來任巧智斥謇諤趨勢者進守道者退諂附者無黜剥之憂正直者有後時之歎人趨家競風俗淪替其故奈何行以霸

道也貞觀永徽之天下亦今日天下淳薄相反由治則然夫巧者知忠孝為立身之階仁義為百行之本託以求進口是而心非言同而意乖陛下安能盡察哉貪冒者謂能清貞者謂孤浮沉者謂黠剛正者為愚位下而驕家貧而奢歲月漸漬不救其獘何由變浮之淳哉不務省事而務捉搦夫捉搦者法也法設而滋章滋章則盜賊多矣法而益國設之可也比法令數改或行未見益止未知損譬奕者一棋為善而復之者愈善故曰設

法不如息事事息則巧不生聖人防亂未然天下何由不治哉永淳時雍丘令尹元貞坐婦女治道免官令婦夫女役常不知怪調露時河內尉劉憲父喪人有請其員者有司以為名教不取今謂為見機太宗朝司農以市木橦倍價抵罪大理孫伏伽言官木橦貴故百姓者賤臣見司農識大體未聞其過太宗曰善今和市頗刻剝名為和而實奪之往者學生佐史里正每一員闕擬者十人今當選者亡匿以免往選司從容有禮今如仇

敵賈販往官將代儲什物俟其至今交罷執符紛競校存亡往商賈出入萬里今市井至失業往家藏鏹積粟相夸今匿貲示羸以相尚往吏狄欵關今軍屯積年往召募人賈其勇今差勒闔宗逃亡往倉儲盈衍今所在空虛夫流亡之人非愛羈旅忘桑梓也斂重役亟家産已空鄰伍牽連遂為遊人窮詐而犯禁救死而抵刑夫亂繩已結急引之則不可解今刻薄吏能結者也舉劾吏能引者也則解者不見其人願取奇材卓行者量能

授官又言仕路太廣故棄農桑而趨之一夫耕一婦蠶衣食百人欲儲蓄有餘安可得乎書入不報

時有詔言事右率府鎧曹參軍柳澤上書曰頃者因韋氏險詖姦臣同惡賞罰紊弛綱紀紛綸政以賄成官以寵進言正者獲戾行殊者見疑海内寒心實將莫救賴神祇祐德宗廟降靈天討有罪人用不保陛下叡謀神聖勇智聰明安宗社于已危振黎庶於將溺今龐眉鮐背歡忻踊躍望聖朝之撫輯聽聖朝之德音今陛下躅

頻省徭法明徳舉萬邦愷樂室家胥歡臣又聞危者安其位者也亂者有其理者也伏惟陛下安不忘危理不忘亂存不忘亡則克享天心國家長保也詩有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惟陛下慎厥終惟其初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書曰惟德罔小萬邦惟慶惟不德罔大墜厥宗甚可畏也甚可懼也伏惟陛下慎之哉夫驕奢起於親貴綱紀亂於寵倖願陛下禁之於親貴則天下風隨矣制之於寵倖則天下法明矣詩曰刑

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若親貴為之而不禁寵倖撓之而見從是政之不恒令之不一則奸詐斯起暴亂生焉雖嚴刑制戮而法不行矣縱陛下親之愛之莫若安之福之夫寵禄之過罪之階也非安之也驕奢之淫危之梯也非福之也前事不忘後之師也陛下敷求俊哲使朝夕納誨縱有逆于耳謬于心者無速之以罰姑籌之以道省于厥躬雖木樸忌諱恕之以直用開諫諍之路也或有順于耳便于身者無急之以賞當求諸

非道稽之典訓其不叶于德必寘之以法用杜側媚之
行也有羞淫巧于陛下者遽黜之則淫巧息矣有進忠
讜于陛下者遽賞之則忠讜進矣臣又聞生於富者驕
生於貴者傲書曰罔淫于逸罔遊于樂穆王有命曰實
賴前後左右有位之士繩愆糾繆格其非心今諸宮聳
建王府初啓至於寮友必惟妙擇令驕奢之後流遁未
變慢遊之樂餘風或存夫小人𡚁臣易合於意奇伎淫
巧多適於心狎於非德茲為奢怠書曰慎簡乃僚無以

巧言令色其惟吉士僕臣正厥后克正僕臣諛厥后自聖伏願採温良博聞之士恭儉忠鯁之人任以東宮及諸王府仍請東宮量署拾遺補闕之職朝夕講論出入侍從授以訓誥交修不逮臣又聞馳騁田獵令人發狂名教之中自有樂地承前貴戚鮮克由禮或打毬擊鼓比周伎術或飛鷹奔犬盤遊數澤此其為不道非進德修業之本也書曰内作色荒外作禽荒又曰無若丹朱傲惟慢游是好朋淫于家用殄厥世伏惟陛下誕降謀訓

勸以學業示之以好惡陳之以成敗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圖之於未萌慮之於未有則福祿長享與國並休矣臣又聞富不與驕期而驕自至驕不與罪期而罪自至罪不與死期而死自至信矣斯語明哉至誠頃者韋庶人樂安公主武延秀等可謂貴矣可謂寵矣權侔人主威震天下然怙侈滅德神怒人棄豈不謂愛之太極富之太多不節之以禮不防之以法終轉吉為凶變福為禍千人所指無病自死不期然歟書曰殷監不遠在彼

夏王今陛下何勸其皇祖講訓之則乎陛下何徵其孝和寵任之失乎禮曰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可不慎哉夫寵愛之心則不能免去其太甚閑之以禮節適則可矣今諸王公主駙馬亦陛下之所親愛也驕狂之道在於厥初監戒之義其則不遠使觀過務善居寵思危庶夙夜惟寅聿修厥德經曰在上不驕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制節謹度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也富貴不離其身然後能保其社稷書曰制官刑謹于有位敢有恒

舞于宫酣歌于室時謂巫風敢有徇于好色恒于游畋時謂淫風敢有侮聖言逆忠直遠耆德比頑童時謂亂風惟茲三風十愆卿士有一于身家必喪邦君有一于身國必亡甚可畏也甚可懼也伏惟陛下必察而明之必信而勸之有奢驕僭怠者削其禄封樸素修業者錫以車服以勗其心使奉其命無使久而忽之無使遠而墜之臣聞知之非艱行之惟艱又曰常厥德保厥位厥德靡常九有以亡伏惟陛下慎之哉前車之覆實惟明

證先王之誡可以終吉若陛下奉伊尹之訓崇傅説之命不作無益不啓私門刑不差賞不濫其惟德是輔惟人之懐天禄有終景福是集矣儻陛下忽精一之德開恩倖之門爵賞有差刑罰無當則忠臣正士亦當復談矣睿宗善之

玄宗先天二年姚崇知帝大度鋭于治乃先設事以堅帝意即陽不謝帝怪之崇因跪奏臣願以十事聞陛下度不可行臣敢辭帝曰試為朕言之崇曰垂拱以來以

峻法繩下臣願政先仁恕可乎朝廷覆師青海未有牽

復之悔臣願不倖邊功可乎比來壬佞冒觸憲網皆得

以寵自解臣願法行自近可乎后氏臨朝喉舌之任出

閽人之口臣願宦豎不與政可乎戚里貢獻以自媚于

上公卿方鎮寖亦為之臣願租賦外一絶之可乎外戚

貴主更相用事班序荒雜臣請戚屬不任臺省可乎先

朝褻狎大臣虧君臣之嚴臣願陛下接之以禮可乎燕

欽融韋月將以忠被罪自是諍臣沮折臣願羣臣皆得

批逆鱗犯忌諱可乎武后造福先寺上皇造金仙玉真二觀費鉅百萬臣請絶道佛營造可乎漢以禄莽閻梁亂于下國家為甚臣願推此鑒戒為萬代法可乎帝曰朕能行之崇乃頓首謝

歴代名臣奏議卷二十七